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論學經尺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 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饒錫光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繩尺卷十

宋 魏天應 編選

林子長 箋解

因數明理格 可與律呂參天兩地論參看數學

河圖洛書經緯如何論 吳有元

出處 前漢五代志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立說 河圖之數十雖為偶而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則偶之中有奇洛書之數九雖為奇而

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則奇之中有偶動靜
相乘奇偶相配此圖書所以相為表裏歟

批云

立論本之於易學啓蒙而又能發之以已
意說得圖書經緯之妙處出非平時熟於

講明一旦安能有此筆力較之魁論尤
有力量學者宜熟讀此篇為數學入門

論曰知動靜相乘之機

朱子釋太極圖云動靜者所乘
之機動為陽靜為陰奇為陽

偶為陰河圖之數十則為偶洛書之數九
則為奇機字有經緯意詳見圖書註

則可以論數

矣

奇偶之數雖
殊而機則一

天地間一自然之數耳

粘上

吾孰從而

探其機哉

再入機
字難

機非數外物也

解數之
中自有機

天不愛道

託諸數以畀聖人

見圖註又記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天以河圖之數畀伏羲以洛書之數

禹錫夏

數不自神必有機以妙其用

數中有機相為經緯

是以奇偶

不滯於一偏而動靜相因於無窮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則奇之中有偶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則偶之中又有奇

使非有機行乎其間則奇一於

動偶一於靜判然不相為用安得比而同之耶

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奇而無偶則為獨陽偶而無奇則為獨陰如何得相為經緯

且十其數者河圖也

圖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九其數者洛書也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八六為足五為腹心

然圖之數偶未嘗不合書之

奇十數雖偶亦合九數之奇

書之數奇未嘗不合圖之偶

九數雖奇亦合十數

之偶於其參差不齊之中而有彼此錯綜之妙造化之機

亦神矣

圖數十書數九雖若參差不齊而奇偶相為經緯其機則一而已

應前神字是機也

泄於河洛闡於羲禹

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夏禹因洛書而叙九疇

吾不謂劉

歆亦足以知之處

本出

河圖洛書經緯如何請因班固所

援劉歆之言而申之

班固作漢五行志引劉歆之言如此

天地果有機乎

撮機字說起學柳子厚封建論文

吾聞天地無心也而有機乎哉機非

天地之所容力也

明道云天地之常以

造化自然之理

流行乎宇宙間

應冒頭天地間一自然之數耳

一之為太極二之為陰

陽五之為水火木金土出於機者也太極圖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云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入於機者也同上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太極本無極也又莊子至樂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是機也固造化之所以

神而造化亦不能自秘其神應冒頭神字河圖洛書豈非妙

陰陽五行之數而泄其機以示人者乎謂圖書即太極圖中之妙蓋

天下之理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其體為一偏周子通書動而

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朱子釋云有形則滯於一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其用

為無窮

同上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云云混兮間兮其無窮兮

一奇一偶之謂數

應冒頭

動靜相乘之謂機

應冒頭機字

故凡積數之極至於

什百千萬殆若不可勝算

康節加一倍法

而要其統會則不過

奇而偶偶而奇二者迭相終始耳

此其本之朱文公易學啓蒙議論

然

則圖書之數即太極之陰陽五行圖書之機即陰陽五

行之一太極也

合就原題所援之語謂其數雖異其機則一

明乎此則經緯

之妙可得而見矣夫自河馬效祥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洛龜薦瑞

同上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

而第之以天數配地數兩其五行而定位之易學啓蒙云天成九類

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又易繫

辭天數五地數五五則知圖之為圖其數偶其位亦偶位相得而各有合

河圖十數為偶五位相合亦為偶以陽數統陰數縱橫十五而迭數之

易學啓蒙云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云云洛書之縱橫

十則知書之為書其數奇其位亦奇洛書九數為奇而四正之位之數亦

奇奇主於動洛書偶主於靜河圖動者常流行洛書靜

者常對待河圖若齟齬而難合焉烏在其相經緯耶且設

難謂書數一於
奇圖數一於偶
曰是不然
解上文說主意
陰陽無獨立之理而

常有相須之義
有陽必有陰
動靜無一定之體而每有

相乘之機
動極則復靜 靜極則復動
淵矣哉圖書之數乎
應冒子
神

矣哉是數之機乎
應冒子
蓋圖雖偶數
是偶
然以一合

六以二合七以三合八以四合九以五合十其數未嘗

不奇
啓蒙云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

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
河圖五位皆奇數
故以河圖為經則洛書為緯矣

又有奇數存焉
河圖之數雖偶而
書雖奇數
是奇
然以一合九以二合

八以三含七以四含六其數未嘗不偶

啓蒙云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

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

洛書去其

中之五數則縱橫皆十數故以洛書為經則河圖為緯矣

洛書之數雖奇而又

有偶數存焉

圖之內而生數則陽居下左陰居上右外而成

數則陽居上右陰居下左

啓蒙云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

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云云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

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

書之四正皆奇四隅皆偶以明獨

陽不生獨陰不成是動靜之相為經緯者也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正皆奇數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四偶皆偶數故靜以動為用而圖

之數即書

偶之中有奇是圖與書合

動以靜為用而書之數即圖

奇

中有偶是書與圖合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用太極圖語其參伍錯綜之

變歟其往來不窮之通歟

用易繫辭語說經緯意

不然河圖授羲

洛書畀以時異數殊

見前注

吾夫子乃兼取而著之於大

傳何哉

難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

正以明二而一之義也

解圖書之義則一

劉歆經緯之論其亦得聖人遺意乎

且揚之而繳論腹之意

雖然

歆亦有遺論焉

却折

夫河圖也洛書也大衍也三者皆

相為經緯者也豈惟圖書為然哉

又添大衍來打合說河圖五十五數洛

書四十五數大衍之數五十

故河圖而虛十則圖之書也

河圖虛其十則為洛

書之四十五數

虛五則圖之衍也

河圖虛其五則為大衍之五十數

洛書積五

得十則書之圖也

洛書加十數則為河圖之五十五數

以五合五則書之

衍也

洛書加五數則為大衍之五十數

大衍之加五減五則又圖書之

相表裏也

大衍之數五十加五數則為洛書

以上議論皆本之朱文公易學啓

蒙 歆又何足以知之

責劉歆未必知此數

此非愚臆說也愚得之

書易書易得之天

學楊誠齋易傳序語云愚聞諸先儒先儒間諸三聖三聖間諸天

謹

論

因數明理格 可與河圖洛書經緯論參看數學

律呂參天兩地如何論

詹登龍

出處

前漢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

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

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云云皆參天兩地法也

立說

黃鍾陽律為六律之首其寸有九九而九之凡八百一十分而當歷之一統所以合

參天之數林鍾陰呂為六呂之首其寸有六六而六之凡三百六十分而當期之日

所以合兩地之數參奇也兩偶也六律六呂展轉相生而必以黃鍾起數之始者蓋

以陽先於陰而
奇為偶所宗也

批云

以黃鍾為律本立說有源委有考究熟於
數而精於理者也器數之學固是難曉學

者亦須平
時講究

論曰古人因數以制器

因陽奇之數為律

因陰偶之數為呂

而必有為之

宗

十二律以黃鍾為
本一陽肇於此

所以法造化者精矣

包參天兩地
意見立說注

夫有數斯有器

數是陰陽
器是律呂

數者陰陽奇偶之判

一三五
七九是

陽數之奇二四六
八十是陰數之偶

而器者陰陽奇偶之寓

正月三月五
月七月九月

奇數屬陽律二月四月六
月八月十月偶數屬陰呂

以古人制器之微

律呂至於稽

擬造化而作則

參天兩地

是豈徒數而然者

含蓄本意未發出

蓋天

地之間陽道常贏而陰道常乏

贏有餘也之數奇常有餘陰之數

偶常不足又見下注

陽之數進而用九

天之中數五三在上七九在下故曰進而用九

陰之數退而用六

地之中數六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故曰退而用六

今而黃鍾

之數以九而參天之陽

黃鍾陽之律其寸有九九而九之凡八百一十分而當歷之一

統所以合參天之數

林鍾之數以六而兩地之陰

林鍾陰之呂其寸有六六而六

之凡三百六十分而當期之日所以合兩地之數

至於律呂之相生而必以黃

鍾起數之始

本出處黃鍾之宮是為律本又隋律歷志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

也始此即陽先於陰而奇為偶所宗也本文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

也陰陽相生天地之數陽以肇乎陰參天兩地之數始於天律呂

之數陽以首乎陰六律六呂之數始於黃鍾數之所始即器之所法

總上器數二字說主意古人豈以臆度而準造化哉包參天兩地意班固

志漢律歷言律呂參兩之法叙本文而以黃鍾之九為律

之首林鍾之六為呂之首本出處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夫九之於

六陽有餘而陰不足也陽之九數有餘陰之六數不足見前注律之於呂

陽先陰而陰承陽也一律與一呂相間律居呂之先呂承律之後黃鍾之起

十二律一陽之生萬物也

主意在此應破題必
有為之宗者一句

器於此

乎制法於此乎立

包器
數意

漢儒如固亦知古人制作之遺

意歟

取班固志
律呂之言

律呂參天兩地如何請因固志律歷而

申之

固之志曰皆參天兩地法也

直述本文起
文脈不斷

夫參

兩天地吾易法也

以易之數為證
本出處下文云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并終數為十九易

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
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

非律法也

問說易數與
律數不同

固何所見而有是言哉

難班所
述之言

蓋吾易之

法解上一陽萌動於地雷之復

下

易復卦五陰在上
一陽在本卦云雷在地中復

由是歷臨泰壯夬至乾為左行之陽

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壯五陽

為夬六陽為乾

歷姤遯否觀至坤為右轉之陰

一陰為姤二陰為遯三陰為否

四陰為觀五陰為剝六陰為坤

所以妙出入而神闔闢者復之一陽實

肇之

謂六陰六陽之數自復之一陽始一闔謂之變云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若夫制律之法起於黃鍾九寸之管

陰陽之數始於復亦猶律呂之數起

於黃

由是太簇至中呂為下生之陽

一陽黃鍾二陽中呂三陽太簇四陽

夾鍾五陽姑洗六陽中呂本文注陽生陰曰下

蕤賓至應鍾為上生之陰

一陰蕤賓

二陰林鍾三陰夷則四陰南呂五陰無射六陰應鍾本文注陰生陽曰上

上生六而倍之

如林

鍾生太簇南呂生姑洗應鍾生蕤賓大呂生夷則夾鍾生無射皆三分益一 下生六而損之

如黃鍾生林鍾太簇生南呂姑洗生應鍾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皆三分損一 其皆自

黃鍾而來十二律起於黃鍾之一 即易之法一陽以生天地之萬

物萬物相生始於一陽 律之法以黃鍾之陽而生律呂之萬變十二

律相生始於黃鍾 此極動生陽極靜生陰用周子太極圖語 無物不統

於太極亦無物不具乎太極用周子太極圖解語 律之器孰謂

不存易之道哉律之有黃鍾猶易之有太極 嘗即律呂而考之考究律呂

之制淳古之葦籥女媧之笙簧律呂所由始也記明堂位葦籥伊耆

氏之樂也注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辨雌雄於歲號又女媧之笙簧注女媧三皇承伏羲者辨雌雄於歲

羽分左右於陰陽律呂所由用也前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之嶰谷斷兩

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竽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

本鳳于飛翾翾其羽翾羽鳳也詩鳳夫律呂一器也而參天兩地也何

居將本題粵自太極肇分易數以洩答從原頭說來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奇也七天一天三天五天參天之數

進陽於有餘而易用九焉與律之數用九同應求之

於律則黃鍾太簇姑洗陽之陽也十一月律中黃鍾正月律中太簇三月律

中姑洗皆是陽數之奇然一陽為十一月三陽為正月五陽為三月今黃鍾太簇姑洗皆以陽數應陽月是謂

陽也 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 五月律中蕤賓七月律中夷則九月律中無射

皆是陽數之奇然一陰為五月三陰為七月五陰為九月今蕤賓夷則無射以陽數應陰月是謂陰之陽也

陽常言嬴而律之九數足以參天之一三五矣 見前注應胃子黃

鍾之數以九而參天之陽 二四六八十地數之偶也 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見易

辭 兩地之數退陰於不足而易用六焉 與呂之數用六同 應胃子陰

之數退求之於呂則大呂夾鍾中呂陽之陰也 十二月律中大

呂二月律中夾鍾四月律中中呂皆陰數之偶然二陽為十二月四陽為二月六陽為四月今大呂夾鍾中呂

皆以陰數應陽月是謂陽之陰也

林鍾南呂應鍾陰之陰也

六月律中林鍾八月

律中南呂十月律中應鍾皆是陰數之偶然二陰為六月四陰為八月六陰為十月今林鍾南呂應鍾皆以陰

數應陰月是謂陰之陰也

陰常乏而呂之六數足以兩地之二四矣

見前注應冒子林鍾之數以六而兩地之陰

不特此也

更推廣說去

十二律起於

黃鍾之宮

本出處見前注

左行而生呂

下生六呂

右轉而生律

上生六律

求之天地則一之數自南而起冬至子之半而萬化根

焉

前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又邵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陰

其有不宗於陽者乎

陽先陰而生

乾坤為大父母而黃鍾至

中呂蕤賓至應鍾之太陰陽即參兩此乾坤也

乾六陽之極為

大父坤六陰之極為大母黃鍾至中呂乃陽月之極蕤賓至應鍾乃陰月之極是為太陰陽 邵康節云乾坤

為大父母復 姤為小父母 復姤為小父母而黃鍾於大呂太簇於夾

鍾之小陰陽即參兩此復姤也

復一陽之始為小父姤一陰之始為小母黃鍾

之陽間以大呂之陰太簇之陽 間以夾鍾之陰是謂小陰陽 析木星紀之次鶉首鶉

尾之躔仰而參之皆天之陽

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馬而辰在析木黃鍾子之氣

也十一月建馬而辰在星紀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馬而辰在鶉首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馬而辰在鶉尾並

見禮太 師注 燕齊秦趙之分大梁魯晉之墟俯而兩之皆地

之陰

於律為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於律為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

野云云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巳今晉分野並見郡國志六上以象

六氣之神

進而生六律之陽

五下以法五行之運

退而生六呂之陰

旁

而通之又皆參天兩地之妙

參奇也兩偶也奇數參天偶數兩地夫天地

以一陽而肇陰陽之化育

太極動而生陽有陽而後有陰

律呂以黃鍾

之一而肇上生下生之經緯

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

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

下生律呂一陰陽也陰陽一天地也太極也

總結

前意孰謂固漢儒也而能窺古人之用心歟

取律班固志

之言嗚

呼揚雄之草太玄也終於八十一家取黃鍾之數而推

之也

揚雄傳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

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類帝鄧平之造歷也終於八十一分取黃鍾之數而

乘之也

前律歷志洛下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名曰陽歷陰歷陽歷先朔月生陰

歷朔而後月迺生乃詔遷黃鍾以陽律之九積八十一

而周流變化無盡焉

同上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凡

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黃鍾之實也注十

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故自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降至

應鍾而極而黃鍾獨為十二律之首見本題注及圖猶一陽之

復萬物化醇而宇宙民物由此造也乾陽坤陰由此運

也應原題用復卦事一陽肇於黃鍾至應鍾而極猶一陽生於復至純乾而極參兩之法至

此極矣繳盡大講意雖然易之數先天之數也原題已用易至此又用易

為證先天之數由中而起中者天地之至數也天之中數五注一三

在上七九在下地之中數六注故乾一至坤八而復為

二四在上八十在下見律歷志

之中

一陽生於復而復居乾坤之中

律陽而呂陰而黃鍾亦起於中

陽肇

於黃鍾而黃鍾居律呂之中

今觀仲冬之月陰窮陽返而黃鍾之氣

應焉非中而何哉

記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黃鍾

故曰中心法也

以中為主

雖易之法亦律之法也

總繳中數之說中之極君之服鍾者種也五聲

律歷志黃者

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

此言數而本於理之妙漢儒家法未之

有間也

責漢之諸儒不知中之說非特固不知也

吾於固乎何責謹論

順題發明格 與王道之端論同幾字主意

天人分際如何論

陳協道

出處

前漢儒林傳序公孫為學官悼王道鬱滯
迺白丞相御史言制曰導民以禮風之以

樂其令禮官興禮崇化厲賢
謹案詔書律令明天人分際

立說

天人之分是相判之勢天人之際是相與
之幾其勢雖相判而其心甚欲相合人君
能察其相與之幾而使之合則相判之勢
可以合否則合者終一際而分之上下又

判乎其不相
合矣

批云

文脈貫串如聯珠文勢轉摺如弄丸
此止齋筆法也時文中久不見此作

論曰隱顯之判者勢也

言天人之分勢字是分

而其所以相與者

則幾也

言天人之際幾字是際仲舒策云天人相與之際

董

幾之相與甚可畏

也

先提起幾字說交際之意

於其可畏而忽之

接上可畏字反說學陳止齋文

必至

於孤其相與之心而成是相判之勢矣

反說天人之際不相與則天人

之分相判

古之聖人知天人之勢雖相判

穿上勢字說分意

而天人

之心則甚欲其相合

相合只是相與說際字意

以甚欲相合之心而

拘以相判之勢

又申上文

則吾所以使之合者

穿上合字

最莫難

於一際之幾也

照主意幾字

此幾也所際如所欲焉

又穿上際字幾

字則勢之判者雖不能以不異穿上勢字判而此心之

所以相與者未嘗不往來於其間相與之際是幾一或缺然於

其心反說缺音缺吾恐其合者纔一際穿上合字而分之上下者

又遼遼乎其不相屬矣不合其際則其分判矣嗚呼天人交際之

幾豈不甚可畏哉照主意幾與接題可畏字君人者當於其幾者而

深思焉可也穿上幾字天人分際如何吾於漢儒林傳深有

味於斯言學本出處抑漢人能言之其幾則未必能察之也

抑漢人不知天人嘗試論之穹然而上者為天藐然而

之幾為後面張本

下者為人此其勢本相遼而不相屬也

說天人之分勢應冒子勢字

不相屬則欲其心之相與也亦難

說出天人之際應冒子相與字

然而

有幾馬是不可以不察也

應冒子幾字察字

今夫賤臣扣曾也

而霜

亦是學止齋文法諧之被係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

燕鄒衍傳衍事燕惠王左右江淹曰

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也

孝婦茹冤也而旱

前漢于定國傳云云太旱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

早三

人亦何德於天也而天之於人也每數數然用情

以上說天之心欲與人相合

慶雲也而歌頌

宋符瑞志帝舜時和氣普應慶雲興馬若煙非

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唱之曰慶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云暑雨也而怨咨

書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天亦何

意於人也而人之於天也喜怒徃徃緣之而起

以上說人之心

欲與天相合用董仲舒策語

嗚呼此可以見其甚欲相合之心矣

應

子相合之心字

故自其勢之異者而觀之則上下之判者分也

分是相判之勢應前勢字

自其心之微者而察之則幾乎相與之一

際也

際是相與之心應前心字

善惡之關禍福之門也

天道福善而禍淫

惠

逆之括吉凶之的也

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若然者天人之

一判一合非於天子自皆於幾乎自也

歸幾乎上應前判字合字正說

於幾乎自而我不察其所以相與之幾

又傳過上文應
冒于察其幾字

反說則其心之欲合者寧不缺然於驟合隨散之際乎

應

子吾恐其合者纔一際而分之
上下者又違遼乎其不相屬

嗟夫天人之心驟合而

隨散甚非世道之福也

又傳過上文謂天人
之心甚欲其相合

是以古之

聖人其察諸此也熟矣

應冒于察
其幾意

仰觀諸天見其星辰

之運動日月之流轉順而無逆也常而無變也

天之勢
如此

則不獨曰此天之所以欲也則亦曰是人之所欲也

天之意
欲與

人之
相合之心

俯觀諸人見生齒之繁滋獄訟之哀息安而不

危也恬而不驚也

人之勢如此

則不獨曰人之所欲者如此

而曰雖天也亦欲之

人之心欲與天之心相合後一股與前一股相對

故夫察

天之文非懼禍也

書舜典以齊七政注舜察天文以審已

哀人之窮非市

恩也

莊子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又見韓

文一政事之施必致其謹

書無逸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云云和我庶獄庶慎

一

號令之發必欲其臧

書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非惴惴焉為是自貶

也

生接上生下

誠恐夫上有以干天和下有以拂人意其於相

與之際或不滿於我

應主意相與字

而其合者不能保其散之

不易易

應前合字散字

此其幾至可畏也

應冒接題幾之相與至可畏也

嗚呼

何可忽諸此哉

應接題於其可畏而忽之

昔者嘗讀揚子見其有聖

人和同之際之論

揚問神篇聖人存神索至云云雄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問者也

立為此論辭亦已矣

推原揚雄本意

可已而猶未已猶有所謂

使之混然無間者焉

見上注無間字形相與意

雄豈贅辭哉

接上生下

非贅也是幾說也

應主意幾字

欲其分之相遼絕者而心之

相和同也

應前分字心字

心相和同則勢雖異而實混然無間

也

應前勢字無問字

抑其所以混然無間者則在於際之幾

引無問字歸
在幾字上

使之常合而不使之乍合作判也雄之言

有旨哉

應前合字判字
取揚雄之言

不特雄也昔者舒也嘗於對策

而為帝言之矣

又舉董仲舒
之言為證

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

仲舒對武帝云云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已行之事
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凡論用相與字可

畏字皆
本諸此

夫畧其所未分而惟以際言

喝出舒之望帝能

察其幾以和同天人之心者切矣

應前察
其幾字

柰之何帝之

不察此歟

謂武帝不
能察其幾

天旱也而乾封

本紀天漢元年旱
帝曰天意其在乾

封乎於是
封秦山

人盜也而直指

同上邳犀羣盜阻山攻城道
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

欽定四庫全書

諸學類尺
卷十

十九

等衣繡衣杖斧分捕刺
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其分之遼遼而際者曾不一見

說武帝時天人之分已
判而天人之際未相合建元元光以後漢事槩可見矣

建元元光皆
武帝年號詔令訓辭徒言之何益見本題注說武帝
時詔書律令徒言

天人分際
何益噫漢往矣不必論也擢去
漢意後之於天人分際者

暗推尊
今日有能於舒與雄之所謂相與無間者而深長思

之亦可以過半耳總前揚雄
仲舒所言謹論

順題發明格 與天人分際論同幾字主意

王道之端如何論

李 璿

出處

前漢董仲舒策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

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立說

端者初也初者幾之所伏幾者是非之界仲舒之告武帝使之求王道之端是其幾

之善者果能由是而行之則純乎理而不雜乎欲純乎王而不雜乎伯也

批云

以幾字主意說新文老語精意婉中問只說武帝好處大有含蓄佳作也

論曰於君心之初而決其幾

幾指端字周子通則純云誠無為幾善惡

乎一天理矣

純乎天理是王道

蓋天下之事莫不有初亦莫不

有幾初者幾之所伏也

演說上面初字幾字

物初而美幾則美惡

判焉

本通書幾善惡之語又見下注

人初而善幾則善利界焉

本孟子學為

善學學為利之說

心初而純幾則純駁分焉

本近思錄物初而美人初為善之語

其幾最可畏也亦在乎審其初而已

總幾字初字

英明之主

出而作新萬物

暗說武帝

此世道之一初也亦君心之一初

也

昭上初字

於斯時也而且求其為治之端

喝出端字

是其幾未

失也

端即幾

善告君者

暗指仲舒

首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入其

心說王道之端

苟非出於是者則不敢以陳於前

孟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陳於王前

使吾君於其幾之善者而行之

照主意幾字

則純乎

王而不雜乎伯純乎理而不雜乎慾常如此心之初矣

照初字純乎天理是王道雜乎人慾是伯道

然則仲舒當武帝初年

董仲舒於武帝

元光元年對策

特舉王道之端以為告而絕口不言霸

此說得之湯壽

帝王顧所行如何論意

豈非王道純乎天理也端者決其幾於君

心之初乎

應破題語

王道之端如何請申之

道在天地間

亦一陰陽之氣爾

以陰陽之幾喻君心之幾說得廣大

而人主之新政則

又混元立極之時也

以混元喻君心之初

然天地其有初乎開天

地之初者固今日

把天地之初與君心之初合說用柳子厚封建論起語

陰陽其

有幾乎決陰陽之幾者亦今日

把陰陽之幾與君心之幾合說

何謂初

喚起初字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

應初字見易乾卦

何謂幾

喚起幾字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是已

應幾字見易繫辭

夫當

資始之元而求先見之吉非王道之端在是乎

總上兩股舉證

歸題

此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

見董仲舒策

每於理慾純駁未分之初而首以是幾告其君也

仲舒對策

在元光元年

何則

發問引三物為譬

以下

初如日之方旦幾則有明晦

之候初如泉之始達幾則有清濁之分初如車之發輶

幾則有正邪之岐

以三物譬喻君心之初與幾字初則全善幾則介乎善惡之間

君心

其一太極之初也

語錄心即太極

迨夫萬事出善惡分則其道

有純駁之判此其幾豈不大可畏哉

用周子太極圖中語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萬事出矣君心善惡之幾與上譬喻一同

商君於秦孝公強國之初年

而投以三變之術終以誤秦於異日者此幾也

史記商君傳衛

鞅見孝公說公以帝道不悟復說以王道不入復說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鞅封於商號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絕尺
卷十

三十三

商君也此董公於漢高帝創業之初年而教以仁義

幾之不善者高祖本紀三老董之說終以開漢四百年者亦此幾也公遜說曰臣聞順

德者昌逆德者亡云云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云云此三王舉也此幾之善者微哉幾乎接

幾字其始也毫髮相去其終也天地遼絕可不早辨於其

初乎歸初字此仲舒舉其端以告武帝獨於王道拳拳焉

舉本是亦幾善之說也用周子通書語斯道也何道也

喝出道字用韓原道語見下注以下自人心道心之幾

未說仲舒所對且說王道之源流荀子人心道心之一決於十六字之間舉幾字為證荀子人心道心之

幾惟君子為能知之又書大禹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而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率

是道也

韓原道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云云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以上是幾之善者彼齊晉數君

齊桓公管晏諸子管仲晏子與夫蘓張申韓者流蘓秦張儀申不害韓

非其言則功利管仲晏子其術則縱橫蘓秦說七國合縱攻秦張儀說

七國連橫事秦並見史記其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用韓原道中語

幾者且帝欲聞大道之要亦嘗有志於此矣至此方引武帝事來

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抑不知帝之所謂道者果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繩尺
卷十

二十三

何道歟

鳴出道字且疑辭喚下文用武帝實事與王者事合說

觀其初年舉賢良

則與禹之籲俊同

本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又

書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求直言則與湯之從諫同

見

注又書伊訓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

奉高年則與文之養老同

建元元年詔曰

云云古之立政鄉里以齒云云先耆艾奉高年又孟子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此時此心可以

王矣

用孟子語揚武帝之美處

然王伯之分一間相去理欲界限其

隔幾何

學危科為治顧力行何如論文說幾者乃善惡之界

二者之端苟有所

未決則其幾真可畏也

應主惡幾字以上說武帝過仲舒對策

今仲舒言

道而必歸之王言王道而必謂之端

叙本文

是端也其初

也亦其幾也

解析題意分曉

故於兩端之間擇其幾之善者而

告之

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周子通書幾善惡

曰正心則邪氣不得干

董仲舒策正心以正朝廷

曰任德則刑罰所當後

同上

承天意以從事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曰體元以居正

則不可不謹其始

同上臣謹案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

大也謂一為元者視

正心也任德也體元以居正也皆

王者之道也此其端亦大矣

總上三項事皆歸之王道之端使帝也於

此而決其幾

主意幾字
應破題語

常正心常任德常體元居正

總上

大此是幾
之善者

母初以仁義而終以功利

仁義是王道
功利是伯道

母初

以道德而終以權謀

仁義是王道
權謀是伯道

母初以正論而終以

邪說

正論是王道
邪說是伯道

則帝之心純乎天理

應破題語

而漢之治

亦純乎三代又何有末年之事

不說武帝末年不
好處語有含蓄

雖然

亦在乎所學何如耳

末歸之
學亦是

六經道之寄也

王道在
六經中使

帝之表章

武帝表
章六經

於詩而必知正始

詩關睢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於春秋而必知為元

見前
注

於中庸而必知造端

中庸
造端

乎夫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用經語

則堯舜之道可至也而

况於王

進一

抑當時師友淵源如董仲舒一人者真王

佐才也

本傳贊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云云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

儻使之終身勸學於武帝之側則舒其伊呂乎帝其湯

文子

見上注

議論儘好 吁謹論

二篇皆以幾字為字面可以參者

就題輕重格 此篇與章鑑正位廣居大道論同意

王者寬大仁厚如何論

王關名

出處

後漢即顛傳王者宜汎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動元氣含養庶類

立說

以仁為天地之心寬大與厚為天地之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所為心者

也聖人能心天地之心則寬此仁也大此仁也而厚亦此仁也必能與天地同其體矣蓋指下文有順動元氣等語元者仁也故以仁字為主意

批云

字面官樣地位開闢無蹇滯卑汚之態可以為省試作文之法

論曰聖人心天地之心指王者之仁以仁字為主意則天地吾

其體矣

指寬大與厚 天地之塞吾其體

蓋仁天地之心也

朱文公云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 接便喝出仁字

天地之所以并包容載而

極其體之不可窮者

并包容載指寬大與厚字

皆此心之仁實基之

寬大厚自仁中出

聖人中覆載而立

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與天地同其

體者非難

此是寬大宇

而與天地同其心者實難

此是仁歸重在仁字

上心者體之所由充也

有仁則有寬大厚用孟子氣體之充語

吾所以存

其胸中者人慾淨盡天理流行

用朱文公語

吾心其仁矣

仁是

意其一太極之渾涵矣

應破題天地之心意

廣而充之寬此也大

此也而厚亦此也豈與天地異體哉充此仁則為寬為大為厚應破題

天地之體字知天地之體之為寬大且厚而不以天地之仁

心充之反說根本之未立根本是仁吾恐限量之所至猶未免

乎淺狹無仁字則無寬大且厚正與覆載之體判然二矣豈天地

之所望於聖人者哉如何得與天地同體王者寬大仁厚如何郎

顯以順動元氣言本題吾喜其暗合於仁之義謂元者仁也為

後面相應請索言之天之寥然穹然而寬以大也寥遠也寬大也

地之隕然屹然而厚以載也隕大回反柔貌也辭夫坤隕然示人簡矣

此篇以天地立說故題下以天地為譬

運亭毒而無端包散殊而無外至

寬大者孰如天

再說天之寬大處

負流峙而不重生動植而不

窮至厚者莫地若

再說地之厚處以天地之寬大與厚比聖人

人見其體之

若是也孰知其所以充此體者有心以為之地哉

天地寬大

與厚之體亦自仁之心出來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之仁也

易乾卦云云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之仁也

易坤卦云云

此其心也所以

周流乎其體者也

天地惟有仁之心故有寬大與厚之體

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然混然中處

引過王者身上來用張橫渠西銘語

則夫兩間之所

望於聖人之意固有在也

應冒頭天地所望於聖人意

民吾同胞物

亦吾與

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舉天下之飛潛生植顛連無告者

其責皆在於我

同上凡天下之疲瘵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吾求以覆

之包之容之養之則非有以極夫至寬至大至厚之體

未易以淺中狹量言也

聖人寬大與厚之體亦如天地之體

世之樊牆比

鄰自為分限者

用典論文私於家者隔樊牆而分比鄰

非不能大其體之

咎而不能充其本心之仁之咎也

世之人無寬大與厚之體以其無仁之心

故乾之所謂博化施普

乾卦德博而化又德施普也

坤之所謂含弘

載物

坤卦含弘光大又厚德載物

茲寬也大也厚也曷嘗不自一元

之仁充之哉

謂乾元之寬大與厚皆自仁中出來

是心也

就乾坤上引過禹湯文武謂數

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一

禹湯文武之所以與天地並而後之言仁

者莫加焉者也

舉三王實事講

何則禹之大見於功

左禹之功其大庇民

乎題大字證

湯之寬見於代虐

書伊訓惟我商王代虐以寬證題寬字

周家之

忠厚著見於行葦勿踐之微

詩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云云牛羊勿踐履證題

厚字

夷想其時

總說禹湯文武之時

動者以育

魚鳥之動者得所養育

植者以

蕃

草木之植者得以蕃盛

魚鼈者以衣食

向之遭溺者幾為魚鼈所害今皆得其衣食之

奉而塗炭者以衽席向之遇難者如坐塗炭之中今皆安於衽席之上舉天下

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囿於吾并包容載之中真與天地

同其體矣應胃子天地吾其體語以上說寬大與厚字而數聖人之所以立

心者何如哉應聖人心天地之心以下說禹湯文武之寬大皆自仁中來曰思溺曰

泣罪仁之一視也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又通鑑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

曰祝網曰視民如傷仁之惻隱也史記商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

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又

孟文王視後之論其仁者曰本曰身曰積曰累真有以

立夫天地一元之心矣

前漢三王本仁祖義又孟子湯武身之也又周精德累功應

冒子天地之心字又應元字

其著見於三者之用固應爾邪

有仁則有寬大

與春秋戰國天地一元之氣幾於磔裂而無餘

接上元字反說

前輩云分張太和磔裂元氣

桓文則假仁

孟子五伯假之也

梁惠則不仁

仁哉梁惠王也

蝨賊之以申韓

申不害韓非學刑名之人

畦畛之以秦越

韓文

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

迫促淺狹之氣亦隨以應之

則不寬不大亦不厚了

而若民若物無復見三代涵養容覆之澤

不忍言也

不如禹湯文武之時應上面

續天地一元之脈於既絕其

有望於漢乎

接前一元字生下文

然孝文之篤厚仁之近似也

先揚

前漢文帝本紀風流篤厚禁網疏濶

惟其止於幾措則薄昭之誅不能

不傷其厚者

後抑同上幾致刑措又薄昭殺漢使者帝使羣臣喪服哭之乃自殺

孝宣帝

之寬大仁之雜霸也

先揚寬大又元帝本紀數詔公卿務行

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惟其德不純任則趙蓋韓楊

之寬正與寬大背馳爾

見上注又趙廣漢饒韓延壽楊惲皆被殺

寬况下此

者哉

文宣二賢君且盡未得餘人可知

郎顛言於東都

舉本既曰王者

寬大仁厚而又繼之曰順動元氣

見本題注

豈不謂元者仁

也

元解上字

仁者天地之心也能以天地之心為心則曰寬

曰大曰厚可與天地同其體矣

收拾一篇之意與冒子相應

其如世

主之不能盡仁何

反說一句繳盡

雖然天地之心未嘗泯也天

地之望亦未嘗替也

天地之心天地之望應冒子語

仁道之大不以堯

存不以桀亡

得前輩議論

苟能充之天地之帥吾其性則天

地之塞吾其體矣

用西銘語

接三代泰和之脈而軼漢唐人

主卑汙淺陋之功

揚子泰和其在唐虞成周乎

正有望於寬大仁厚

之治

暗指今日

故曰行王道而王

用魏微傳語行帝道而王

謹論

就題輕重格 此篇與前篇王者寬大仁厚論同意

廣居正位大道如何 章 鑑

出處

滕文公下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立說

朱文公集注曰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此篇本文公之說又就仁義禮三者

之中歸重於仁以仁為禮義之主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一毫私意不得以隘吾廣居焉則動容進退何莫非禮周流洞達何莫非義所謂正位大道豈吾廣居哉外物

批云

本先儒之說而參以己意理學玲瓏議論正大可為後學模楷

論曰一理混融之天

一理是仁指廣居

萬理流通之地也

是禮

與義指正位大道

夫有此天即有此理

包仁義禮意

廣而非隘正而

非他大而非小也

且滾說三箇仁是廣居禮是正位義是大道未說出以仁為禮義之主

自夫人不能天其天也性以情窒理以慾蔽

性為情所窒塞天理

為人欲所蒙蔽則為不仁

方寸之間自為町畦而所處者隘矣

不仁則其

居不廣

於是遷奪流蕩而正者日以他

禮之位不正

拘攣淺狹

而大者日以小

義之道不大他字小字皆與接題相串

然則亦是理

之未融耳

又歸在仁上

何則曰仁也者天下之廣居也禮其

正位而義則大道也

且解析本題之義本朱文公之說而未說出主意

要必真

見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摘出仁字為主意此句用朱文公議論

而

一毫私意不得以隘吾廣居焉

應前隘字仁是廣居

則動容進退

何莫非禮

有仁則有禮是正位

周流洞達何莫非義

有仁則有義是大道

而

所謂正位大道固在我矣夫豈以廣居為外物哉

見得禮與

義皆自仁中而出

吁一理融萬理徹茲其為一貫之妙歟

應破題語

用伊洛諸儒議論

廣居正位大道如何請因孟氏之言而先推

衍仁之說

主意在仁上

且仁果何物乎

喚起仁字辨論

在天為命

朱文

公云天所賦為命

在人為心

同上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

在四德

為元在四時為春

同上仁在四德為元在四時為春

禮者履此者也義

者宜此者也

仁包禮義記祭儀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

彼愛牛易羊仁

之小耳

孟齊宣以羊易牛云云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

移民移粟仁之偏耳

孟

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

心抑又仁之端倪耳

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上反說仁字

居不廣

必天地萬物與我無間然後仁而小有限隔非仁

也

以上正說仁字形容廣居意文公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朱

必物我內外一脈

融貫然後仁而彼善於此非仁也

用呂與叔克已銘意又孟彼善於此則有

之

自其廣者而充之

正說仁之廣居

則視聽言動必以其禮而

正者可與立

禮自仁中出禮勿視非禮勿聽

語顏淵問仁云云子曰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簡易平直行所無事而大者可與行

義亦自仁中出藝文志六經之道

簡嚴易直又孟子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有是廣者而自隘之

反說仁之居不廣則

禮不足以制欲而正者為他適

無仁則無禮度縱敗禮又揚子適堯

書欲敗

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

義不足以勝利而大者為小用

無仁則無

義亦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吁仁之道固何如哉

歸在仁上正說

斂之可

以宅吾心普之可以宅天下

宅字形容居宇 宅厥心又光宅天下

書克渾

然大同物我無蔽其廣居之氣象乎

記禮運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 形

容廣居 字開濶

且吾何以知廣居之為仁也

又喝起仁字辨論廣居之意

洞

然八荒皆在我闡非廣居乎

呂與叔克已銘語

萬境俱融畛域

不立非廣居乎

語錄一境徹萬境融

以民物為同體以天下為一

家非廣居乎

見前注又記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

體而長人者此也乾易

卦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推而保四海者此也

孟故推思足以保四海

一日克

已復禮而天下歸焉者亦此也

語顏淵問仁云云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馬 以上一段形容仁之廣居處自此以下說仁包禮義 故履而為禮則反身而

誠萬物皆備而正位立 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馬又萬物皆備於我 不視不

聽不言不動而正位立 見前 暗室屋漏昭於神明尸居

龍見對越上帝而正位立 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記尸居而龍見又

朱文公云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宜而為義則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而大

道行 書洪範云云 天下為公是為大同而大道行 記禮運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云云是為大同 君子可履而小人亦可視賢者可由而愚

夫愚婦亦可行而大道行 詩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又中庸

賢者過之云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云云夫婦之不肯可以能行焉
帝驟王馳而不知

古今之為終始

以下充廣本題
意用與論文

鳶飛魚躍而不知天淵

之為深溥

中庸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

雲行雨施而不知品物之為流

暢

易乾卦雲行雨
施又品物流形

一境混融萬境昭徹洞洞屬屬皆吾

廣居中物耳

用諸儒語錄中議論以正
位大道皆歸在廣居上

正位何有哉大

道何有哉

總結上文語健上

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則居天下

之廣居而所謂正位大道者其用在吾身

以上正說古
者帝王以仁

包禮

義 若夫老莊之虛誕

以下反說莊周老
聃皆尚虛無之學

管晏之功利

管仲晏嬰皆齊人尚功利之學斯高之慘刻李斯趙高皆秦人尚慘刻之學蘓秦張儀

之縱橫捍闔蘓秦說七國合縱攻秦張儀說七國連橫事秦並見史記是皆自隘其

廣居而位非正位道非大道者也以上文反說後世之不能以仁包禮義

孟氏舉廣居正位大道之言而答景春之問本出處景春問曰公

孫衍張儀豈不誠大文夫哉云云其言粹矣取孟子之言是愚因其言而以仁

義禮三者實之祖朱文公之說而且主於仁之說以仁為主是主意繳得老

健無冗辭雖然此非愚臆說也謂已之說有引證孟氏之言曰仁

宅也禮門也義路也孟離婁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仁之正路也又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

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曰宅也曰門也曰路也非廣居正位大

道之異名乎

廣居即仁宅正位即禮門大道即義路

人能安是宅則能出

入是門矣則能由是路矣

總上文以廣居包正位大道

抑問仁之方

可聞歟

又歸仁上結末是學方岳聖人之道出乎一論

曰一而已矣

見下注

一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其庶矣乎

周子通書聖學章聖可學子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

則靜虛動直云云謹論

形容題意格 與陳自然君子之教如時雨論同意

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論

黃龍友

出處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

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立說

謂後聖人之心與前聖人之心相遇是雖聞其道於數百載之下而可以知其道於

數百載之上蓋以心聞道非以耳聞道故可以傳其不傳之妙使湯之心不與堯舜

遇文王之心不與湯遇孔子之心不與文王遇何以一聞之頃而遽知是道之微

批云

吐胃中之微辭，釋前輩之心緒，論理學了了文勢，滔滔發明，數聖人之心於千百載之

上

論曰：傳道而得不傳之傳。

後聖聞前聖之道於五百載之下，而能知前聖之道於五

百載之上，是謂傳其不傳。

非此心之迭相遇，不能也。

以後聖之心與前聖之心相遇。

故也。夫道何嘗一日不可傳哉？

傳字本韓原道又見題下注。

特患乎未

有所遇爾。

遇字本呂東萊顏子論。

奚為遇？

喚起遇字辨。

以我之有近彼

之有。

彼此皆有是道，方相遇，亦是前輩議論。

耳不可得而聞，所以聞者心

也。

心相遇則能聞其道。聞以心故聞，雖在於已傳之後而知則在

於未傳之先矣

間在於五百餘歲之後而

是之謂遇

上應

遇

字遇則不相拒不遇則不相受

一正一反對說用古文

不相受而

求以相傳

反說雖終日相接而恍若無知者而又安可以

不聞聞之也

心不相遇雖見亦不知何以聞而知之

聖人迭出而為吾道

宗主

暗說湯文孔子

不有遇之何以傳之

反應遇字傳字

苟遇矣非以

道傳道以心傳道也

正說心相遇則可以聞而知之

是雖上下數百載

間

湯文孔子相去各五百載馨欬寂寥影響不接

耳不聞了

馨欬字莊子欬音槩猶

也

而一脈貫通固已領會於無言之表

以心聞道

又何必

口授耳聽而後謂之聞目擊首肯而後謂之知也哉抑問

間知二字說得響孟軻氏七篇之終論湯文孔子相去五百餘

載皆謂其間而知之見本題注豈不以湯文孔子之間道雖

在五百載之下湯文孔子之知道則在於五百載之上

說間知二字分曉向使湯之心而不迭與堯舜遇文王之心而

不迭與湯遇孔子之心而不迭與文王遇遇字是主意詳見題意

何以一聞之頃而遽知此道若是之微耶反說聞知二字有力遇

之於心萬古如一日正說遇字遇則聞而知不遇於心勿求於聞

可也

反說遇字不遇則不聞而不知
學孟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句法

此不傳之傳所

以為傳之妙也

應破題語

湯文孔子間知如何請得以廣其

說

嘗讀韓子原道一編

舉此為證

觀其論列聖相承所傳

之道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見韓原道全文

破題傳字本此

竊怪夫堯舜禹聚會精神於一堂之上

堯舜禹君臣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文武周公啓佑繼承於一家之

中

文武周公父子也
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書丕顯哉文王謨

其見親見

其言親言固可謂之傳矣

以上且說禹之於堯舜周公之於文武是見而知者固可

以傳道

湯文相去世代逾遠周孔窮通聲迹已殊而亦謂

之傳何歟

由湯而至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

在下此數聖人相去已遠不如當時親見者亦謂之傳道何也吁此其所以為不傳之

傳也

應破題傳其不傳字

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近其有則易取其

無而納以有則難

說遇字一正一反下用與論文前篇亦用此二句

况以道相

傳而傳於不相遇者耶

反說傳字遇字有力

舉珠玉以授無指而

責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

設譬此猶以道

而傳於不相遇者

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

則受示則睹矣

此猶心與聖人相遇者

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睹

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

此猶不求傳道而道

自傳何則彼固有以遇之也

歸在遇字上

手與珠玉遇則其取

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閉

以上皆是出入古文說得遇字透徹

大哉遇乎其吾道一脈之所繫乎

歸在主意上來

夫心不遇焉

雖同堂合席何啻藩牆爾汝之不相入

反說遇字心不遇雖見之亦不

知道心苟遇焉將神交意契於千萬世之下而又安有毫

髮之差也

正說遇字心相通

何也

再喚起上意

遇而非傳也

主

意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

轉過上文辨論

世固有終身

疲道路或不盡知其險要

用舉譬此

而指山畫谷者乃

得於不出戶之儒

此比聞知者不出戶而知天下

老子

把手論交情者

或不盡知其辭色

此比見知者

而洞見肺腑者乃出於未傾

蓋之士

此比聞知者見前漢策傾蓋如故

以前集此所謂

遇之真也

歸在遇字上

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

文王其殆迭相遇之真歟

見本題注

不然何其遇而順

順而契也

亦是用顏子論文

彼其所謂遇者

下論

非謂前者之

言能啓人而後者之聽能聽人也

指見而

言而能啓人

之聽也

傳上文

則丹朱聽之矣

堯之子丹朱不肖

商均聽之矣

舜

子商均亦不肖

管蔡之徒聽之矣

周公之兄管叔蔡叔皆不賢

何為不傳之

父子兄弟而傳之五百載之後也

謂當時見者不如聞者之心相遇也

本題

然則前聖之傳傳不以言後聖之傳傳不以耳

傳道

不在口傳不以言則言者心也傳不以耳則耳者亦心

耳之末也傳道在乎以前聖之心觸後聖之心是惟無合合則

遇矣

應主意
遇字

精一允執堯舜未嘗口以授之湯也

書大
禹謨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而執中之旨湯自與堯舜不約劑

而合

孟子湯執
立賢無方

則湯之心其所以知堯舜者久矣湯

與堯舜固一遇也

湯去堯舜五百餘歲而
其心相遇故聞而知之

日新又新湯

未嘗口以語之文王也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而不已之

運文王自與湯不符璽而契

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純亦不已

則文王之心其所以

知湯者素矣文王與湯又一遇也

文王去湯亦五百有
餘歲而其心相遇故

間而漢藝文志知之作爻重易文王未嘗口以告之孔子也文王以諸

侯順命而行道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而繫辭之作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

孔子自與文王不印券而侔史孔子世家孔子晚年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又見上注則孔子之心其所以知文王者非一日矣孔子與

文王又一遇也孔子去文王亦五百有餘歲不求堯舜

於堯舜而求此心之堯舜不求湯於湯而求此心之湯

不求文王於文王而求此心之文王此數語警策應昌子耳不可得而聞

所以間者心也則遇者真而傳亦得其真矣應遇字五百載之

前此一道也五百載之後亦此一道也已往之聖此一

道也未來之聖亦此一道也

總本題之意
文勢滔滔

有先知焉知

則無先有後知焉知則無後

四句純用先儒
語證知字切

此不傳之

傳所以常聞於不聞之間也

應主意
總結

昔子貢常有言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

舉此一聞字為證
見論語公冶長篇

夫文章性天本非二道

引上

文辨
論

子貢聞之以耳而不聞之以心此所以但知文章

之可聞遂謂性天之不可聞也性天之外豈有所謂文

章也哉

子貢徒以耳聞夫子而不以心聞夫子

吾甚悲夫子貢日與夫子

相接而日與夫子不相遇也

夫子貢之心不與夫子遇故不知道

若夫如

愚之回則領會之固已久矣無他回之心與夫子遇也

賜如回則聞一以知十矣

抑子貢不如顏回也聞一以知十

語公治賜也聞

一以參如回則無孝經矣

抑曾子不如顏淵參志在孝道故孔子因之以

曾子名

作孝門人如回則無論語矣

抑門人不如顏淵序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

論語

弟子記諸善言也

人人皆如回則無六經矣

抑諸人皆不如顏淵孟子序孔子

自衛反魯云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又家語定禮理樂

有經而道猶不傳何也

再喚下意嗚呼上應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孔子之後斯道散於

百家蕩於末流耶朋邪詖異幅裂鼎沸莫敢誰何不有

孟子孰從而嗣其脈哉出入劉屏山文就上劉孟子來其曰我欲正

人心息邪說又曰我欲承三聖並見孟子滕文公篇三聖指禹周公孔子此

時此心蓋不特與孔子遇且與文王遇不特與文王遇

且與湯遇與堯舜遇矣謂孟子之心與聖人相遇無有乎爾自知

何甚明而自任何甚毅耶本出處下文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軻之間蓋異乎人

之所聞矣

取孟

不然原道何以復繼之曰孔子傳之孟

軻

見韓原道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然軻死不得其傳之言則又

驗矣吾亦未敢以是而疵韓子之說也

見上注

吾嘗謂

道之傳與不傳繫乎心之遇與不遇

引上

而心之遇與

不遇有天焉君子不徒謂人也

過天字做論餘意

何者道之大

原出於天

見董仲舒策

天無心以道為心聖人無心以天為

心

程子云天地之常以其心順萬事而無情

惟其以天為

心故亦與天相遇

點天

五百載而聖人始生

見題

非聖

人之難遇也心之難遇也非心之難遇也天之難遇也

歸在天
字上

故曰孔子聞諸文王文王聞諸湯湯聞諸堯舜

堯舜聞諸天

用誠齋易序
語證天字切

各五百載而始以心遇天豈

嗇其遇哉

喚下
意

吾是以益悲夫此心之難遇而聖人之

不世出也

應心之難遇
天之難遇也

吁聖人雖不世出豈無迭遇

聖人之心於千百世之下者

自任
甚重謹論

形容題意格 與黃龍友湯文孔子聞知論同意

君子之教如時雨論

陳自然

出處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南軒解云言如時雨之

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物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

立說

聖賢之教人迎其所有而與之相遇則其天機躍然時雨及物迎其方發而與之相遇則其生意勃然聖賢之造化學者亦猶天之造化萬物皆要與時相遇而後其功

易成也

批云

意脈本之南軒字面得之東萊發越透徹反覆抑揚讀之使人洒然如親承時雨之

教

論曰道以遇而後傳

聖賢教人迎其所有而與之相遇而後可以傳道

此聖賢

造化學者之妙也

造化見時雨意

夫聖賢一造化也

聖賢教人如時雨及

般物一

造化澤物之功不能違乎時

雨之及物當其方發之時而潤之

則

聖賢教人之術何獨不以時而造化乎

君子之教人亦當其可教時而

教然時原於順順原於遇

應破遇字東萊顏子論文

遇則道可傳

不遇則不可傳矣

一正一反說應傳道字

故聖賢之教學者每迎

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

迎其所有如人有受道之資而我能啟發之是相遇強其所無

如人無受道之資而我強誘化之是不相遇

從其有而迎其有則與之相遇

而其功易

搬上文迎其所有字正說

強其無而納以有則與之不相

遇而其功難

搬上文強其所無字反說

有如人心之善已萌天理之

機已露

自此以下是說自從其有而迎其有一段

於是以吾之天觸彼之天

一啓沃之而其天躍然

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

殆猶天之生物也

遇如時雨意

於芽萌甲拆之時而沛之以時雨

用南軒議論發明見題注

物與雨相遇而不相違而物之生意勃然矣

應遇字違字而教之

及時則夫苟機之未至自此以下說強其無而納以有一段而求以啓發

之善之未萌而強以誘化之彼固與道不相及也不相過了

又安能與吾教相浹洽哉浹洽字見時雨意教之非時則無功此孟子

以時雨言君子之教說出本文蓋謂之時則遇矣主意遇字既遇

則教之入也易為功繳盡旨于意君子之教如時雨請以是

論夫時之義大矣哉喝出時字議論交相遇謂之時照破題遇字

當其可謂之時記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不先不後謂之時書眉征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下之事時之未至聖賢不能先時而必

為時之既至聖賢不能後時而不為

以上反覆辨論時字

况夫以

道傳人而不適其時可乎

照破題傳道字

人心雖有可化之機

聖賢雖有能化之道

說教意生下文

然時未至則機未露雖有

善道不能速化矣

反說時字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不能自化所

本出處解云草木之生

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

何則未遇故也

照主意遇

字 遇則不相拒

應冒子從其有而迎其有則與之相遇而其功易

不過則不相

受也

應冒子強其無而納以有則與之相拒而其功難

使彼學者而未遇乎時

之可

反說遇字

雖父兄不能發其端雖師友不能引其進

時未

遇則不

吾固諄諄然誨之

抑詩誨爾諄諄

固循循然誘之

語孔子

循循然善誘人

徒見其相扞格爾徒見其相拂戾爾

扞格拂戾皆是不相

貌入

今天天之於物也亦惟其時而已

過時雨上來

春而木以

生夏而苗以長

此是庶物生長之時

於斯時而雨之則木且熿然

華苗且芄然實矣

物與雨相遇則成功易

何則時固易然也

歸在上

向使雨於秋而求夫木之華雨於冬而求夫苗之實

此非

庶物生長之時

雖日潤之不可得也

雨不與物相遇則成功難

然則不遇夫

生長之時雖造化不能以成潤物之功

且無功

孰謂

不遇夫可教之時聖賢能得夫學者之化哉

教不過時又何益

昔者作易聖人知乾之為乾有雲行雨施之象焉

易乾卦雲

行雨施天

而於乾之進德修業必以及時言之

同上君

修業欲及時也

而時過然後學記禮者亦深以是為學者戒

學記

記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舉二時字證題

蓋時之不及固無以為進修之

本中上文乾卦時字

而過時而學不特學者勤苦而難成而教

者亦徒勞而無功矣

中上文學記時字舉此二時事一正一反繳題下意

嘗觀夫

子之為學也

引夫子時事講

自十有五而志學此一時也三十

而立此又一時也至於七十不踰矩則又一時也語為政第

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云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聖人具生知之性

抱誠明之資其於學也猶有次序先後之時而況學者

之學聖人乎引聖人過學者身上使其當洒掃應對之時語十九小子當

洒掃應對進退而教之以致知格物之功應時兩意是不種而溉也

大學致知在格物當洒掃應對對當離經辨志之時記

記古之學者比年入學中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

是大學時致知格物是當離經辨志是未耕而獲也應

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離經辨志是未耕而獲也應

雨意以
上皆反說

君子之教異於是

自此以下正說

彼方昏昏也吾不

強之以昭昭

惛惛不明貌昭昭光明貌用孟子以其惛惛使人昭昭字

彼方瞶瞶也

吾不責之以灼灼

瞶瞶不明貌灼灼光明貌以上二句說教人要及時意

彼惟芽

蘖可復也吾始從而滋沃之彼惟枝葉可養也吾始從

而沾溉之彼惟根實可食也吾始從而潤澤之

以上數句解如

時雨

以已之有迎彼之有有者自有無益之者

用古文照冒頭

迎其所

即我之覺覺彼之覺無覺之者

亦是用古文亦借用孟子以先

覺而後

蓋至是學者之心與道遇教者之心與學者遇

應破題

不待求望不假問答

形容過字意

此一天也彼一天

也

應冒子

以天觸天

應冒子以吾之天觸彼之天

鶴鳴而子和也

易繫

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鼓琴而響應也

亦如上一句意比並過時之意

其心油然而

非勺水之為漑也

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形容時雨意

其機勃然非握

苗以為長也

孟公孫丑上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

苗長矣容時雨意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

易无妄卦云云形容時雨意

泉源

混混放乎四海

孟子離婁下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形容時雨意斯

其所以為君子之教與

歸教

斯其所以為時雨之教也

歟

歸時

嗚呼此吾夫子告顏子以天下歸仁之日

語十

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云語曾參以吾道一貫之

時也

語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孔門諸弟惟顏曾

得前輩諸儒大有發明只用顏曾是教也無問無答以

問答求之教則淺非言非語以言語詰之教則末

推廣

學者能以吾之天感聖賢之天力到功深超然領畧前

天天高地下吾性湛也雲行雨施吾性游也

明道先生

舞雩之風

語十一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杜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有不足以喻

其樂以上數句皆用古文不然則自昏昏其見自昧昧其天雨露

之潤不足以勝斧斤之尋而牛山之木濯濯矣孟告子上牛山

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心地茅塞孟子盡心下今私慾荊榛私

之蔽如荊榛之塞注見前吾見子之苗槁矣注見前雖有時雨之教烏乎

施反綴句老健語謹論

二篇皆以遇字為字面同一議論比而觀之可以觸

類

欽定四庫全書

理

論學繩尺

五十

--	--	--	--	--	--	--	--	--

合二為一格 與張宗堯舜之知急先務論同意

教人得人謂忠仁如何論 程果行

出處

孟子滕文公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云云教人以善謂之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立說

朱文公孟子集注云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

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此其所以為仁此篇本此立說謂教人以善固足以見堯舜愛天下之心然教可行於一時而不可以必行於後世堯舜憂其教之窮吾之愛亦與之俱窮必欲得舜禹皋陶以寄其

愛於無窮而後已初不以吾身有窮之愛而廣天下無窮之憂惟其有憂天下之心

而後有以見堯舜愛天下之心

批云

文意相生一起一伏發盡朱文公底蘊筆力老蒼決非少作

論曰不觀聖人憂天下之心

包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無以知聖人

愛天下之心

包教人以善謂之忠止於一時得人之憂其仁及於異日必有

謂教人之愛其忠

得人之仁斯可以見教人之忠也

蓋聖人之心不敢以己之愛為已盡

而常以己之憂為未盡也

接上憂愛二字說去謂教人之忠易盡而得人之仁無窮

知所以愛天下未知所以憂天下

徒知教人不知得人

而則吾恐

吾之愛可以行於愛之所及而天下之憂固已伏於愛

之所不及矣

以教人為忠止及一時是謂愛之所不及以得人為仁及於後世是謂愛之所不及

我思古之聖人其待天下何厚也

堯舜

其所以輔之翼

之振德之者

說教人意

出處上文云放勳曰勞之來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朱子集注云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

之夫亦曰民吾民也吾之所當愛也吾知盡吾之心而

已然使天下後世而皆如吾心之所期則聖人亦可無

憂矣

謂使異日皆能如今日教人之意則不必得人了

柰之何其不然

轉歸聖

人有憂焉

因愛字入憂字過得人意以憂之如何憂其下說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愛之窮而吾之心不能以自達於天下也

謂教人之忠可行於一時

而不能必行於後世

以聖人愛天下之心而至於不能以自達

過傳

上苟不得人以寄其愛於無窮則聖人之心豈不遂窮

於此哉

苟不得人以寄吾愛天下之心則教人之忠亦止於一時而已嗚呼吾於是而

知堯舜氏之心

只一句歸堯舜語極簡徑可法

教人得人謂忠仁如何

孟氏子其知之矣

敢問如之何而謂之忠

設問曰忠字

字盡已之謂忠

朱文公集注云盡已之謂忠如心之謂恕如之何而謂之仁

設問曰答仁
仁字曰
愛人之謂仁
孟子盡心上
然天下之理以

已而愛人者其愛小
指教人以善接
以人而愛人者其

愛博
指為天下得人
愛之小者其愛為易窮
教人以善
愛之博

者其仁為無窮
為天下得人
非已之愛無窮也
韓一轉

一已之愛有窮而寄其愛於人者無窮也
愛人有窮是

於無窮是得人應冒子
知聖人愛天下之忠而不知聖

人憂天下之仁則聖人之志荒矣
應破題不觀聖人憂

人愛天下之心
聖人以一身而任天下之寄
以下應冒子古之

厚也 一段 環視宇宙之內苟有一民之不協於極書洪範不

罹於 不得以自遂其性命之正者易乾卦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聖人

之心豈安哉應聖人有憂天下之心 使聖人之心而不在於斯人

也則亦已矣反說憂天下意 若果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轉歸正

意 韓愈諫臣論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則其所以愛利斯人之心始

不能以自已於言而後吾之教始行說教人以善謂之忠 吾之教

行而後吾之愛始達將上文轉 使吾愛天下之心得

與吾之教相繼於無窮是固聖人之心也以上應冒子使天下後世

而皆如吾心之所期則然教可行於一時而不能以必
聖人亦可以無憂矣

行於後世吾之教窮而吾之愛亦與之俱窮

謂教人以善之忠易

窮為天下得人之仁無窮知其窮而不知憂其窮則是吾之仁亦窮

矣

以上應冒子聖人有憂馬止苟不得人以寄其愛於無窮一段文意展轉相生一起一伏

是以

聖人之治天下不遺天下以教

指教人以善謂之忠

而遺天下以

仁

指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蓋教人之忠固所以盡吾身之責

應冒子聖

人愛天下之心而得人之仁乃所以盡天下後世之責

應冒子聖人憂

天下之心不以吾身有窮之愛而廢天下無窮之憂茲其為

聖人之盛心哉

以憂愛二字反覆議論愈讀愈有味

是心也蓋堯舜氏之

心也

串上心字過本題

當是時也

叙堯舜之時以下且說教人意

五教敷矣

書

典故敷五教在寬

聲教暨矣

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命契而教以人倫

矣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連用三箇

教

吾想斯人涵泳於道教之內者皆康衢之童擊壤之

老比屋可封之俗也

列子仲尼篇堯遊康衢間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通歷有

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後漢王莽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

其忠厚

氣象去之數千百載尚可想見

且稱美教人以善處

當時之人無

得而名焉

要引下面兩忠字來

所得而名者曰忠信無倦而已

曰忠利之教而已

荀子堯問忠信無倦天下自來又虞舜有惜怛之愛有忠利之教以上

自五教敷矣至此講教人以善謂之忠

嗚呼吾於此而見堯舜之忠也亦

於此而見堯舜之仁也

引忠字過仁字

人見其愛天下也而堯

舜之心則曰我何愛也吾之愛雖無窮而吾之憂亦無

窮

又自愛字過憂字愛天下是教人以善憂天下是為天下得人

何也

喚下

憂其愛之

窮也

轉歸得人上時時拈出憂字愛字愛字照主意

吾之教敷矣豈無尚有未

敷者乎

再演前敷教事合得人意

吾之教暨矣豈無尚有未暨者乎

再演前暨教事含得人意

吾之教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矣又豈

皆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乎

再演前教人倫事含得人意 注見前 凡

前日之所以愛天下之心皆轉而為今日憂天下之心

將愛字轉歸憂字

惟其有憂天下之心而後始足以見其愛天

下之心

又將憂字轉歸愛字照破題意展轉相生如盤中走珠

故方其未得舜也

所憂者舜而已

應憂字以不得舜為已憂

本文堯

既得舜則吾之教寄

於舜矣舜之仁即吾之仁也

得舜則教人之心寄於舜而堯之仁無窮

方其

未得禹也所憂者禹而已

應憂字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既得禹

則吾之教寄於禹矣禹之仁即吾之仁也

舜得禹則教人之心寄於

禹而舜之仁無窮

方其未得皋陶也所憂者皋陶而已

應憂字本文

見上注

既得皋陶則吾之教寄於皋陶矣皋陶之仁即吾

之仁也

舜得皋陶則教人之心寄於皋陶而舜之仁無窮以上三股講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教

人之忠止於一時之仁得人之仁則可以為萬世之仁

終篇議論只是說此二句

使堯舜之心而曰吾之仁博施矣濟衆矣

語第六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而且諄

諄然命之也

用孟子萬章語

則是堯之仁止於七十年舜之仁

止於五十年何以至今無窮哉或曰愛天下者堯舜也

憂天下者亦堯舜也

前面因愛字歸岩廊憂字上

黃屋之非心

文選范蔚

宗詩黃屋非堯心

岩廊之恭已

前董仲舒策制虞舜游岩廊之上垂拱無為

然則憂

耶樂耶

今又因憂字歸在樂字上

曰未得人以前則此憂在於堯舜

既得人以後則此憂在於舜禹皋陶

說得極是分明

吾觀舜之

徽五典

舜典慎徽五典

禹之宅百揆

同上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曰伯禹

作司

皋陶之明刑

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

此教人之忠

也亦得人之仁也

繳題

學者知堯舜之先天下之憂而

憂當知堯舜之後天下之樂而樂

末用范仲淹岳陽樓記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謹論
樂語繳結有味

--	--	--	--	--	--	--	--	--	--

三ノハノノ三

者十

合二為一格 與程果行教人得人謂忠仁論同意

堯舜之知急先務論

張宗

出處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

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立說

聖人以身任天下之重凡天下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理皆聖人責也然天下之事無

窮一人之力有限以有限之力豈能應無窮之事聖人是以默察夫先後緩急之宜舉天下之大而與賢者共之是不以天下累其身矣非知之大者歟

批云

終篇行文有法度中間用事有綱領真可為後學矜式

論曰聖人以身任天下

說堯舜以一身任天下之事

而不以天下累

其身

先務之急在於親賢以天下之事與賢者共理之方是不累其事

必有見於大者

矣

知親賢方是智之大處

蓋聖人出而與世接

順說與原題相應

凡天下

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理者聖人蓋深憂之

謂天下之務甚衆皆在聖

人身上亦與原題相應

是聖人以身任天下矣

應破題聖人以身任天下句然

聖人以天下自任

轉上文

而天下之求於聖人者無窮下引

文以有限之力應無窮之求

總上兩句天下之事如此其多獨力如何理會得

則將求徧天下之事物而求以安之無乃以天下自累

歟

天下事都要事事物自去理會則不勝其勞 徧周也
用本文而不徧物之意應破題不以天下累其身句

反說

聖人之知蓋知乎此

歸智字說

是故深居夫事物之表而

默察夫先後緩急之宜

說出題上急字先字

舉天下之大而與賢

者共之

說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則吾雖不必以

身應天下而任天下之責塞矣

應破題聖人以身任天下不以天下累其身意

嗚呼此則堯舜之所以用其知也

舉本文歸在堯舜之智上

夫以堯

舜之知而求以徧天下之事物豈有難能者哉

反說堯舜之智

而不徧物意

然聖人不汲汲於彼而乃以親賢為急其用知

之大者歟

不急於徇物惟急於親賢此則為堯舜之智

堯舜之知急先務請

申孟子之論 蓋聖人為天下事物之宗主也

應冒子聖人出

而與世接意

一民之不得其所一物之不得其宜皆歸其責

於聖人

應冒子凡天下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理者聖人深憂之

聖人不為天下則

已聖人而苟有意於天下其能以身辭其責乎

疑辭下應冒子

是聖人以身任天下矣

然天下至衆而一人至寡也

轉歸本意

勞者欲

息擾者欲定弊者欲新而不振者欲起

形容天下之望聖人者如此其

衆聖人方以身任之而天下之求於我者方來而不已

應冒子聖人以天下自任而天下之求於聖人者無窮 嗚呼亦觀其知之處此而

已矣

歸知字上應冒子聖人之知蓋知乎此

夫匹夫之不被澤成湯不憂

而伊尹憂之

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西土之蠢不靖成王不憂而周公

憂之

書大誥周公相成王云云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

蓋湯成王不憂

天下而憂伊尹周公之未用也

以上說湯與成王能以親賢為先務可謂之知

後世以一人之知欲徧天下而每有不徧者焉

引古者事過後

世謂古者能任賢故可以周知天下之事廟謨雄斷光武

非不足言知也

光武本紀贊明明廟謨

而三公不任事歸臺

閣天下之事有遺於廟謨之外者多矣

後漢仲長統傳光武愠先世之

夫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聰明天

縱太宗非不足以語知也

太宗本紀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又陸贄奏議太宗以天

縱之才有神器之重而身兼將相下行臣職天下之事有出於聰

明之所不及者多矣

唐張行成傳帝嘗謂羣臣曰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

名云云行成上疏曰云云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矣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衆之尊與臣下爭功哉以

上謂光武太宗不能以親賢為先務故不足以言知嗚呼盍亦於聖人之所以用

知者觀之乎

轉歸本題克舜事上來

讀書而至於堯典

者他用事只把堯舜

二典來鋪叙尤見手

自親九族至和萬邦皆其治之綱

目也

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自授人事以至憂洪

水皆其時事之至切者也

同上敬授人時又湯湯洪水方割

堯既以身

任之胡不以身親之

反下應以身任天下意

而明峻德命羲和咨

四岳若有憂焉何哉

疑辭又歸在親賢上峻德以親九族又乃命羲和又帝

堯典克明

曰咨四岳注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義和羲叔和仲和叔

讀書而至於舜

典

以下叙舜事

自徽五典至賓四門皆其治之體統也

舜典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又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自嗣位至輯五瑞皆時事之不宜

緩者也

同上三載汝陟帝位又輯五瑞注舜斂公族伯子男之瑞圭璧

舜既以身任之

胡不以身親之

反下應以身任天下意

而內命九官外命羣后有

能之咨汝徃之命若不容緩又何哉

疑辭歸在親賢上同上舜曰咨四

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云云帝曰汝徃哉官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又羣后四朝

嗚呼此

則聖人所以能用其知者也

惟其親賢所以為知

吾觀懷襄之患

聖人視天下若已溺之

再說堯舜先務之急在於親賢上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浩浩

懷山襄陵又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百穀之未播聖人視斯民若

已飢之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谷又孟子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又見下注

五品之未遜聖人之視斯世若已陷之

同上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教敷五教在寬又說苑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云云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曷嘗不以天下自任

應冒子以身任天下

意而一則曰用人二則曰用人

應冒子不以天下累其身意堯雖遭洪水用禹

以平之則天變不足為堯累舜雖有飢民用稷以養之雖有頑民用契以教之則世變不足為舜累聖人

蓋有見乎一人之知不足以徧天下也必矣

叙本

而先

後緩急必致力於其大者焉

見堯舜智之大處只在親賢上應冒子默察先後緩

急之

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聖人不憂天下而以為天下得人為憂

用上意最切題

見孟子滕文公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云云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嗚呼

其善用知者歟其知務之當先者歟

歸在知上先務只在親賢是謂智

後世論堯之知曰神舜之知曰大亦既知聖人矣

史記

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又中庸舜其大智也與

而又舉天下之功而歸之聖

人曰無能名曰有天下而不與

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云云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又孟

滕文公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證不以天下累其身意聖人豈自

處於無事而忘天下者哉

設難回
喚下意

以身任天下不以天

下累其身其惟堯舜歟雖然孟子之言主於仁而言也

見本
題注

夫言仁而先其知孟子善論聖人者歟

孟子本文
先說堯舜

之知後說
堯舜之仁

蓋昔者皋陶之為帝謨既曰知人安民矣

書

陶謨皋陶曰都
在知人在安民

至於九德而下則皆知人之事而安民

累不及焉何哉

設難

同上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云
云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蓋孟子言仁不言仁而言

知皋陶言安民不言安民而言知人聖賢之言是或一

道也

舉陶之言知人即孟子之言知
舉陶之言安民即孟子之言仁

後世謂皋陶以知

為帝謨

舉此一智亦切
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

揚問明皋陶

愚於此尤信謹

論

前篇謂教人之忠為易盡得人之仁為無窮必須得
人而分吾教人之憂

此篇謂徧物之智為難盡親賢之仁為易周必須親
賢而為吾先務之急

就題發明格 與後篇觀乎賢聖天地論同意

君子之志於道如何

黃印生

出處

孟盡心上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於流水之為物也不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朱子釋云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立說

謂吾道之大未易以遽至彼欲起詣造者殊無下學上達之工夫故君子用心於

斯道以漸而至則未至者亦可至焉顧吾之所志何如耳

批云

主晦庵循序漸進之說破象山直詣徑造之病深得孟子此章本旨有功於後學多

矣筆力老蒼文脈貫通論中之巨擘也

論曰學有未易以遽至者

聖道之大未可以趨詣徑造即朱子學當以漸乃能至之

意亦在夫人心之而已

心字指志字志者心之所之也

學何學也

喚下

文學道焉耳

喝出道字

而道豈易言哉

應破易字

道固未易言也

而亦未有終不可至者

中上文又應破至字

特患夫學者之不心

乎此也

婦重在志字上

苟其心之心乎道也

貫上一心字

一念所發惟

此乎在而不間乎其他

志惟在

見之真而趨之決也積

之久而行之力也

說志字意

雖斯道之大若未易以遽至

應破

題語

而此一心之不息且有必至之理

若有志於道則道必可至

焉用

夫超詣徑造以為高哉

須要以漸進安可以直到

學道而求為超詣

徑造之高

又轉過上句學陳止齋文

則有非下學者之事

下學上達是漸進工

夫而道有弗若是易易然者

應主意未易遽至意

曷若決諸吾心

之所之

歸在志字上

心惟道之趨則道其終不可至也耶

謂之

未易遽至者所以見吾道之大謂之未有終於不可至者所以見立志之堅此文字反覆處

吁道之

大未易遽至也

又反應破題語

求道者亦志之耳志於是者必

至於是

又歸在志字上

孟軻氏所以為君子言之

引本

志在焉

則道雖難言而豈終難哉

志在於道則道不難至

君子之志於道

如何世之君子其亦志軻之所謂志則道矣

舉題處下語亦老健

不草

軻長於譬喻者也

使用孟子起連接上文不斷

請以水喻

本

處有觀於海者難為水之語故原起借此為喻

水之大未有若海者矣渺渺然

歸墟之谷莫可涯也

列湯問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

而百川之能至是豈一朝夕之遽哉

楊學行百

川學海而至於海

滿乎其中溢乎其外而後沛乎其莫禦滔滔

汨汨而匯於斯也

謂水之至於海亦以漸而進 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禹貢東

匯于海 水之聚也

匯 水雖無心而實動物

說志字用前輩議論

其為物也

動則其晝夜不舍而東之海也雖謂水之志也亦宜

孟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

惟學者之志於道亦然

歸題意

聖人之道之大

一海也

下語老之大猶海

聖道之大

學不至聖人之道是水不至於

海尋常之污瀆耳

反說有力

道之海未易至也望洋者有焉

應破未易至字

莊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涘諸涯之間不辨牛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

流而至於海望洋向若而嘆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並應未噫未必其果未易至也特其志之未加耳易至

字歸在昔者聖人之於道蓋自其十五之年已志乎此

用志字切語為政自是而立同上三自是而不感同上

四十而不惑自是而知命耳順以至於從心不踰矩之時同上

七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斯時也聖道其海矣學至

猶水至於海以聖人之為道亦於其志焉得之就孔子志孰上過下意

謂學者之不志於斯也而未易遽至之道可以易易言

哉入本題應冒子輒蓋未嘗以易言之而怠學者之志

接上亦未嘗以難言之而絕學者之志又以難字與苟

志焉則雖未易遽至之道吾知其終可至也應冒于道

亦未有終道蓋難言也先孝道字說題下過超乎無物

之先而行乎有物之後莊子自本自根未有即三才而

三才在所貫即萬事而萬事在所統無精粗無鉅細無

乎不寓焉者也以上形容聖道之大聖人者該其體之

全會其用之大而曾無虧欠道之全體大用皆故語道

之大者至聖人止矣荀子禮論聖人者道之極也又中

道止聖人之為大則其所謂大者毋乃抗之以自孤乎

設疑辨難

聖人未始以其道之大而孤立於天下也

解上文因反歸

正學陳止齋仲尼不為已甚論文法

人皆可能也

中庸夫婦之不能行焉

志於道

一語昭昭然號於人

說出本題

惟懼夫人有未至

應冒子未至字

吾

之所至者由之果賜之達

子路之果敢于貢之通達語由也果賜也達

曷嘗

不欲一蹴而詣其極而終未獲窺其真者

一蹴一步也謂學者非不

欲一步而徑造聖人之道而終不能見聖道之蘊與

亦或欲速者累之而卒之移

其志

抑二病

子有超詣徑造之語欲速則不達

陋巷之子於其心齋限智

慮之頃而求所謂道

語顏淵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又莊子回曰敢問心齋又

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

一以夫子為準的

顏回志孔

終日

如愚蓋有循循以進之功

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取顏子有下學上達

之工

夫正猶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者進不止也

應原題百川能至之

之語語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道豈果未易至哉

應冒子語

君子而求至

於道則亦至之而已

在於志上

軻之喻諸人者曰立志曰持

志曰志壹曰專心致志

舉孟子數箇志字證題章下懦夫有立志又公孫丑上

孟萬

持其志無暴其氣又志壹則動氣又告子上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

其所以立是志

者亦立於道耳道外非吾志也

以上解孟子之立志在於道

其所以

持其志者亦為道持之耳舍道則志不在是也

以上解孟子之

持志在於道

志惟壹則純乎道不少雜焉而蹶趨於血氣之

馳也

以上解孟子之志壹亦在於道而反動其心

志惟專

則凝於道不少誘焉而望望乎援鴻鵠之弓也

以上解孟子之

志專亦在於道

孟子告子上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軻之志若是

然也

總孟子上而四箇志字

此志壹定二不貳三不參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用朱文公敬齋箴語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云云

勉焉而非強握循焉

而非躡等久以持之不倦以終之

皆是循序漸進之意

則仁若未

易以遽至也而充其事親之實而至於無一念之非仁

則仁之道可至矣

孟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若未易以遽盡也

而充其從兄之實而至於無一事之非義則義之道可

盡矣

同上義之實從兄是也

禮智若未易以遽能也而充其節文

知斯之實而至於無一節之非禮無一端之非智則禮

智之道可能矣

同上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上三股應冒

子道未易以遽至未有終不可至者

身即道也而吾身之能誠

孟反身而誠樂莫大

馬性即道也而吾性之能養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天即道也而吾

天之能知同上知其性一理徹而萬理融用伊川語又孰有

見海若而歎不足以語秋水者哉應原題以水為譬意見原題莊子注

至則軻幾於孔矣謂孟子之志於道幾及孔子蓋原題已用孔子志學事故以孔子孟字夾用

軻則幾於孔矣而世之君子不皆軻之學孔也說孟子以志於

道之說誘天下之人不小吾聖人之道以為易能此志失之不及則大聖

人於過高而謂終不可幾及也此志失之太過軻實憂之孟子欲引

而志於道始之以觀海之難以喻吾道之大若未易以遽至

者

見本題注
子道未易以遽至

應冒

繼之

以觀水有術以喻斯道之原

有可得而求者

應冒子志於是則至於是

而終之以盈科而進之喻

以見學者而志於斯則道未有終不可至者

應冒子一此心之不

息且有必至之理

嗚呼君子人歟其亦志軻之志以道孔之道

歟

貫合題下
文勢圓轉

而吾猶疑夫道有未易言者也

此篇文字最是

胃子過原題過大講過結尾
處一串說去文脈不斷可法

何也軻之言諒為時之君

子發也

此語蓋為戰國之人設

若告子若萬章若公孫丑要皆有

志乎道

三人皆孟子弟子

究其所以質諸軻則丑之問氣易於

論氣者也

孟公孫丑上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告之言性易於論性

者也

孟告子上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棊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生之為性又曰食色性也

章

之問舜易於議聖人者也

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

道可易乎哉

應胃子易字

如三子者吾意其楊乎其中

而驚乎其遠

楊空虛也驚馳驟也

不少得乎道而遽曰道可以立

至焉

三子以道為易至

下學之功不加而躡求上達之事

三子皆有

超詣徑造之病而無下學上達之工夫

志則大矣如未足以入道何

既三子不

能至乎聖人之道

此固軻之所憂而有不成章不達之語以警

夫求道之君子

見本題注朱子釋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

噫又豈惟戰

國之君子為然

含識當世意是學呂中帝王治安之本論尾結又豈特漢事為然

謹論

就題發明格 與前篇君子之志於道論同意

觀乎賢聖天地如何

章祥道

出處

揚子修身篇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立說

道不可以頓悟也悟道固有其幾而進道必有其序由近之遠由淺入深由小至大

當以漸進是必離乎衆人而後可以及賢人及乎賢人而後可以造聖人造乎聖人而後可以參天地蓋有次序者在非可以躐等而進也

批云

循序漸進之說得之朱子中間議論出入伊洛諸儒非可與直詣徑造者語也

論曰吾道至造化而極

吾道字包聖賢造化字包天地

學者要不可以

頓悟也

由衆人至賢人由賢人至聖人由聖人至天地當循序漸進未可以頓然使悟也悟字有觀意

夫道無終窮

接上道字包聖賢天地意

固非局於淺識者所能知

字

亦非急於躡等者所能造

說循序漸進意彼其躡等以進非

不可以言頓悟之學

應破題頓悟二字

究其極亦終於茫昧而

已

若不以漸而進則所謂觀者終於不知而已矣

何也

喚下

悟道固有其機而

進道必有其序

主意在此兩句

近之而後遠也淺之而後深也

微小克之而後可以廣大也

此三句指由衆人而賢人由賢人而聖人由聖人而

天地

未離乎衆而曰我賢者欺也

離乎衆人方可到賢人反是則為欺証

未及乎賢而曰我聖者妄也

及乎賢人方可到聖人反是則為妄誕

未造

乎聖而曰我參天地者荒也

造乎聖人方可到天地反是則為荒忽欺妄荒三

字與大講相應

由衆觀賢

進一等

由賢觀聖

再進一等

由聖觀天地

又

一庶幾循序觀之亦循序進之

即前而非可以淺識而可知躡等而造之意

道之妙在我矣

吾道至天地而極

而曾謂欺者妄者荒者之可

以得道乎

總前面欺妄荒三箇字

子雲論道始曰觀賢次曰觀聖

又其次終之以觀天地

叙本文語

截乎等級之嚴有如此

一級

高一級一層

吁學者欲進而觀聖人又進而觀天地可不

先自觀賢始

當循序
漸進

不然觀我生未能賢於衆焉則去

道已遠而於聖人天地吾何以觀之哉

反說有味
易觀卦觀我生

觀乎賢聖天地如何請申子雲之本旨

粵自絪縕判

而形體均

有天地之氣而後有人之形
易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形體均而性

真具

有人之形便具天地之性
文公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賢得此道而為賢

聖得此道而為聖天地得此道而為天地

謂賢聖天地
本同此道

一反觀之

喝出
觀字

而賢聖天地之道具焉而謂不可以頓

悟何哉

應破題頓悟二
字設疑辨難

嗟夫是以天地之性觀道而未

以氣質之性觀道也

朱文公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純粹至善無智

愚無賢否一本而已矣氣質之性則稟受不同有昏明有厚薄非可以一槩論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是天地之性氣是氣質之性衆人賢人則是氣質之性聖人則天

地之性張橫渠正蒙云云

性猶水也

以水為譬

有流而未遠固已溷濁

則衆人也

衆人之性如水濁中之濁

有流而漸遠方有所濁則賢人

也

賢人之性如水清中之濁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則聖人也

聖人之性

如水清中之清語見近思錄程伊川云

以上數

聖人即天地之性雖賢人亦

未離氣質之性

總前面說話

是可泛泛觀之而一蹴可以詣

此道乎

應非可以淺識而
知躡等而進之說

故必加澄治之力使濁歸於

清則所觀漸明而衆可進於賢矣

澄衆人之濁而漸進
賢人之清

亦是

伊川語

復加淵深之功使清勝夫濁則所觀益明而賢可

進於聖矣

由賢人濁中之清而
愈進聖人清中之清

苟至於聖則湛然不滓

粹然不雜渾然天理之性

聖人之性即
天地之性

徹上徹下其觀

殆有不容間者茲其為漸進之學也

應冒子語道固有其
機造道必有其

序彼欲頓悟以求道者祇自恍惚耳自誕謾耳道安在

哉

應冒子彼其躍等以進非不可以言
頓悟之學究其極亦終於茫昧而已

昔者聖人之立

教也

入講道有等叔意

自道德性命降而仁義禮樂

孟子題辭仁義道德

性命之言又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降

而文行忠信

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降而射御書數

記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

又降而徐行折枝

孟為長者折枝又徐行後長謂之弟

又降而洒掃應

對

記洒掃應對進退下數箇降字是學沈渙學道損益論文

是豈淺視吾道而至是

耶

疑辭設難

忱悲天下視此道過高或索之清靜寂滅之境

此是佛老之學韓原道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

終不見天地賢聖之大全也

題本題意譬如行遠必自邇譬

如登高必自卑

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撤藩籬捐門牆

去簾陞乃使塗之人一舉足可以觀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豈理也哉

以此比直詣徑造之徒

呂與叔詩剖破藩籬即大家又貫誼策言人主之尊譬如

堂羣臣如陞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簾遠地則堂高又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吁是

則聖人之所憂而子雲切切為修身者告也

叙本出處

嘗因

子雲之論求之昔矣

考究古者

善學道者莫如孔門

用孔門實事

大抵皆以循序進道而未始躡等以求頓悟之學也

應

子循序漸進躡等頓悟之語

當時從游三千徒亦衆矣

此說衆人韓顛子不貳

過論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十之徒而賢哉之稱夫子獨為顏子申美之

則知賢於衆者顏子一人而已

此說賢人異於衆人語賢哉回也一單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雖子貢亦曰賜也何敢望回

他可知也

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孔門之衆何嘗敢躐等賢者之道而以賢自居哉

以上說觀

乎賢人則見衆人

聞一知十有不善未嘗不知顏之自觀亦卓

矣

見上注又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以其未達一

間之學雖謂之亞聖可也

孟子顏淵具體而微又揚子顏子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

一問耳又孟子題辭而回也拳拳服膺惟恐失之中庸子曰

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以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以至仰之高也鑽之堅也

瞻前而忽後也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瞻若

乎奔逸絕塵之後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

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其後瞳音撐瞪目貌而視

夫子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回之賢又何嘗躡聖人之道

以聖自居耶以上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語夫子

乃若忠恕一貫語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云云聖智兼全

孟子之謂集大成云云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夫子之道亦既聖矣

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固不待

觀而見之見下而吾夫子循循工程曾不少足語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惑必四十知命必五十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祖述則堯舜也憲章則文武也上律下襲則天時水

土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若聖

與仁且曰則吾豈敢語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夫子之聖又何嘗不仰觀俯察肯自謂與天地同流

乎

以上說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易繫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孟子君子云云上下與天地同

由此觀之孔門之衆希顏子之賢者也

觀乎賢人則見衆人顏

子之賢希夫子之聖者也

觀乎聖人則見賢人

夫子之聖又希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也

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學通書語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固非於衆之外有顏之道非顏之外有聖之道非聖之

外有天地之道

總上文謂聖賢天地本無二道

而等級次序則有不可

紊者耳

應冒子悟道固有其機進道必有其序

使衆不於顏是觀而曰吾

觀即顏果顏之道乎

不觀賢人何以見衆人

外顏而為孔之觀而

曰吾觀即孔果孔之道乎

不觀聖人何以見賢人

外孔而為天地

之觀而曰吾觀即天地果天地之道乎

不觀天地何以見聖人

故

必真為顏是觀而後可以語顏子復焉執焉之事否則

欺非賢也道何在

應冒子未離乎衆而曰我賢者欺也通書復焉執焉之謂賢

真有

顏之觀而後可以語孔子性焉安焉之事否則妄非聖

也道何在

應冒子未及賢人而曰我聖者妄也通書性焉安焉之謂聖

真有孔之觀

而後可以語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事否則荒非天地

也道何在

應冒子未造乎聖而曰我參天地者荒也中庸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學道不

可以頓悟而以漸進吾於孔門見之矣

應主意頓悟
漸進四字

孟

軻續孔道之傳者也

引孟
子說

其論樂正子之為人必以善

信於此可以觀賢矣

樂正子孟子弟子
曰樂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
浩生不害問

信人而美大聖神則未遽許之

同上何謂善何謂信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

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無他道不可

以頓悟故也

又應主意
頓悟字

有善信始可言美大大則化而

聖矣既聖始可言不可知之神神則天地矣

見上注謂
孟子之言

亦有次第等級
非頓悟之學

無善信而曰可以聖未聖而曰可以神

得非誣且誕之尤者乎

將上文反說證
題意漸進之說

子雲脩身一篇

曰衆曰賢曰聖再三辨之而論其所以觀必始乎賢中

乎聖卒乎天地

見本
題注

其亦得孔孟之遺旨而覺天下以

漸進之學也歟

總結孔孟事又
應主意漸進字

雖然未也

推廣
題意

有先知

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

用前輩語說觀之一
字謂有待於我之觀

猶有形迹不待於我
之觀是為造道之妙

有觀之觀又孰若不觀之觀乎

觀

有心不觀
是無心

一理徹萬理融又孰為賢孰為聖孰為天地

道之屬屬一方寸耳

到此地位是造道之
妙處不可得而擬議

此非頓悟之

學也漸進之極功也又應主意子雲所謂擬議形迹之觀乎

抑揚子觀不然何以即太玄擬易揚雄作大玄而論聖

人參諸身亦曰擬天地揚子聖人擬去其擬融其觀則

為有迹去其擬則為無迹觀要當真有得於賢聖天地

之外進一謹論

傷今思古格 與何贄循良核實之能同意

孝宣舉廉得真如何論

陳若蒙

出處

漢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
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

立說

以廉律已乃古者士夫之常不待人主之責實自世變污下廉恥道喪欺偽者多求其廉之真者寡於是人主之舉廉吏欲得其真可以觀世變矣吁以廉舉吏意已非古而又使人主致疑於舉者之非真為士者能無愧乎

批云

意有感慨文有曲折說得真字出其味悠然以長其辭婉然成章此老作也

論曰以士夫律已之常

以廉律已乃古者士夫之常未嘗有真之名

而至勤

人主之責實

至漢時欺偽者多於是有舉廉得真之說實字指真字

是可以觀世

變矣

謂漢世不如古

夫人之一身關於綱常者為甚大

接上律已之常

說得開濶

則凡我之所當為者豈必待上之人有所為而然

哉

設難冀待人主之責實

自義利取舍之戒不明

世變意

而寡廉鮮恥之徒雜出

謂漢世廉吏少而欺偽多漢司馬相如傳寡廉鮮恥則俗

不長厚

人欲橫流於穹壤之間

橫去聲穹天也壤地也謂人皆舍義取利滿於天

我之所以秉彛好德者類皆喪其所有

喪去聲詩民之秉彛好

是德

至有竊清之名而行汙之實

汙音烏謂不廉者

求其真者

蓋寡焉

喝出真字

此廉之所以得稱於當世也

謂廉之真者少所以有舉

廉得真之名

吁以廉舉吏意已非古而又使人主致疑於舉

者之非真

挑剔得廉字真字出意有感慨

為當世之士亦可以自愧矣

責士大夫不如古

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

本贊信賞必罰綜核名實

黃龍一

詔本題注

懇懇然慮舉廉之為難而又慮夫得廉之真者

為尤難

剔得廉真二字分曉

嗚呼廉特古人之常事而漢世以為

士夫之高致

應破題以士夫律已之常至勤人主之責實

此愚深有感於世

變者也

應破世變二字

孝宣舉廉得真如何請慨論之

嘗謂

舉世皆醉則醒者張其目舉世皆濁則清者揚其波醒以

與清字比廉字 離騷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又何必掘其泥而揚其波使士夫有

獨醒獨清之名有醉而後醒之名始見有貪而後廉之名始見固

非士夫之幸亦豈世道之幸耶應破士夫世變意一介不取之

節不獨一伊尹商之士皆伊尹也謂商之士皆如伊尹之不取 孟子萬章

伊尹非其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首陽茹芝之風不獨一伯夷周之士

皆伯夷也謂周之士皆如伯夷之清 史記伯夷 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誓不食周粟亦不

聞其廉稱何也設難 出廉字 喝嗟夫解聖賢講明所習何訓

命義大閑所守何戒

應律已之常意

唐卓

一節不謹

沒齒餘憾

沒齒猶終身也餘憾有餘恨也語沒齒無怨言

則夫所謂廉者特

吾職分所當為之事

又喝出廉字應冒子凡我所當為意

如事親之孝若

曾子可也曷嘗以為有餘哉

昔者士夫之廉如曾子之孝皆以為常事

孟子離

婁上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蓋至盤庚則有總貨之戒罔命則有惟貨

之譏

廉恥道喪世變不如古無總于貨寶又罔命惟貨其吉

書盤庚或者以為成湯

文武之隆未嘗數以貨飭其臣也

謂古者士夫皆廉不必戒飭

其殆

商周之衰乎

盤庚罔命之時不

吁此愚世變之說也

應

意世變字下是風氣愈瀆利欲滋長世道愈趨愈下為春秋之瀆貨

無厭左昭公叔向曰晉有羊舌肸者瀆貨無厭為戰國之嗜利忘恥前陳平

頑鈍嗜利亡恥者亦多歸漢以上應冒頭義求如陳利取舍之戒不明而寡廉鮮恥之徒雜出意

仲子者蓋千萬不二焉孟滕文下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然而織屨

辟繻寧居於陵而不居兄之室同上彼身織屨妻辟繻以易之也

音盧辟績也繻練麻也又見下注啣李哇鵝寧妻之食而不母之食同上

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甸甸往將食之云云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

用是駝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云云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
以於陵則居之注於陵地名

曾是以為廉乎

謂陳仲子非廉

士嗚呼聖賢之所不齒而通國乃以為廉世道抑可知

矣

應世變字與求其真者蓋寡意

俗流失世敗壞不至乎秦不止也

廉

道喪至秦而極漢興其世道之一機乎

應世變字方引入漢來

而又適值

乎倥傯之日

漢高祖時倥傯猶多冗也

則使貪使詐吾何擇焉

說是時未

暇擇吏之廉

固有身為宗臣甘受自汙之名

前漢蕭何傳多買田宅賤贖貸

汙

以自位居宰相不免受金之辱

陳平傳或讒平曰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

處金少者得惡處云云無知對曰云云受金安足疑乎

一再傳而文帝若可以革

吏治矣

漸漸引入來過文帝

然漢之化猶淺而秦之染滋深

漢猶秦染

謂漢繼秦後未有史革士大夫尚仍秦舊

孝廉一詔至萬家而無應令者

文帝

本紀十二年詔舉廉萬家無應令舉一廉字

則簠簋不飭寧能免年少之嘒

嘒乎

費誼策大臣不廉曰簠簋不嘒嘒奴交反猶喧喧也

繼而建元發策

過武帝見

下首以廉恥賀亂未得其真為問

武帝策董仲舒制曰今廉恥賀亂未得其

真真字證題甚切

仲舒之對非不剗切

仲舒對武帝策

或者已

覘於三策委曲之不合而迎逢者至矣

武帝三策仲舒三對不合帝意

擴為江都相而公孫弘阿諛逢迎帝意

平津之寵既穹

公孫弘為相封平津侯

布被

之詐猶飾

沒黯曰弘位三公為布被此詐也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

何其

不近人情也耶帝亦卒售其欺而已

管仲云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謂武

帝受公孫弘之欺

嗚呼

嘆咏思古

古非無廉士也

又喝出廉字

簡廉之教

特古人九德之一耳

書皋陶謨亦行有九德曰簡而廉應廉特古人之常事耳

漢

之人主乃能以是求之士大夫乃不能以是應之

應冒子漢

世以為士夫之高致及人主致疑於舉者之非真意

吁甚可嘆也耶

又嘆詠傷今

宣帝興

自問閭誠知民生之疾苦係於吏治之廉汙

循吏傳序宣帝興於

問閭知民事之艱難見下注

拳拳然以責實為心

應王意責實字同上及拜刺史守

守

相輒親見問觀其所錄退而考察所行以夷考是時究

宣帝之時送迎省費如霸者固少有黃霸傳為潁川太守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

費是廉者而虧湟中之糴者比比皆是趙充國傳上屯田秦湟中穀吾謂耿

壽昌中丞糴三百萬斛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此是不廉者家無餘財如邑

者不多見朱邑傳身為列卿家無餘財此是廉者而增僦車之錢者滔滔

若流田延年傳請增僦直車凡六千萬餘錢此是不廉者於是今年而有郡國

牧養之詔本始元年詔郡國謹牧養民明年而有吏不廉平之詔神爵

三年詔吏不廉又明年而有欺謾避課之詔黃龍元年平則治道哀

以不禁奸邪為寬大云云務為欺謾以避其課

至是而舉廉得真之詔又下矣

見本題詳注

帝何切切於是哉

設問

帝之心是則然爾

生下文

抑

古者事舉言揚之制出長入治之職不專在是

應古者以廉律

已乃士夫之常意揚又禮地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與能入使治之

記文王世子或以事舉或以言

向

使在位皆素絲正直之風

詩羔羊在位皆節儉正直云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立

朝皆冰蘖自將之操

李義山傳冰蘖自將士大夫如冰之清蘖之苦

言

則所與

我共理者皆將芥軒冕而塵珠玉矣

宣帝本紀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又用通書語銖視珠玉塵視軒冕

吾知舉廉得真之詔不必下也

以上

謂漢之吏苟如古者之廉則為常事耳又何待下此一詔然則班固作漢吏傳以循

良稱而不以廉稱者亦豈無見於此歟漢循吏傳序云云是故漢世良

吏於斯為盛繳講中意盡

抑吾有感於世變而考之聖賢之遺論

馬應主意世變字傳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左桓二年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孟子又曰上下交征

利則其國危孟子梁惠王上云云夫寵賂何至於敗家征利何至

於危國古人立論乃如是之確何耶申上文反覆辨難作議論蓋人

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歸重在人心上吏治之貪廉民生之休

戚係焉

吏廉則係民之休
貪則係民之戚

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存亡基

焉

民之休則國存
民之戚則國亡

此斷斷不可易之理也

取上面聖賢議論

自

非卓然有見之君鮮有不徇於流俗者

又歸在人
主身上

宣帝

舉廉之詔

又歸
本題

其亦更嘗久而世故深閱歷多而人情

熟而見於黃龍之年

黃龍元年乃宣帝之末年乃下舉
廉得真之詔惜其不早下此詔也

惜夫晚矣哉

斷送語
老成

謹論

傷今思古格 與陳若蒙孝宣舉廉得真論同意

循良核實之能如何論 何贄

出處

唐陸贄奏議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

立說

古之吏有循良之實而無循良之名上之人亦無待於考核後世吏惟不能皆循良也故宣帝不得不嚴為考核之法其間稍循良者始得以能自名而帝亦有精於吏能之稱此名要非帝之所樂聞也適足以驗吏治之不如古爾

批云

意婉曲文條暢說得實字出有感慨有抑揚佳作也

論曰吏不必有名也

謂古者之吏無循良之名

任吏而以名稱之

漢

吏始有循良之名而且至於自吏治之不如古始見得

考核其實名字反形實字蓋古之為吏者有循良之實而無循良之名

之法不如古者之時分曉說其任吏者有樂與之情而無嚴察之意古者未嘗考核

出主意其實以上數句為題下張本當是時也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

實之稱此二句正與題相反後世吏習不美欺誕成風自此以下暗說宣帝

世之上之所以待之者於是乎不得不嚴為考核之法喝

題上核字謂惟吏無循良者所以考核其間有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是時

一二循良之吏始以能稱以循良名又喝出能字循良字嗚呼吏惟不能

皆循良也而後循良者以能著反古者之吏有循良之實無循良之名意為

吏者已可以自愧矣說主意分曉吏無循良之實至使人主

嚴為考核之法以察之反其任吏者有樂與之情而無嚴察之實意吏得以

循良自名而人主亦有精於察吏之稱見本題注檢點得循良字核實

字能字皆出人主亦豈樂聞此名哉應破名字陸宣公之言曰漢

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本出處全文能之一字

凡兩言之喝出兩箇能字宣公之言雖所以美宣帝亦所以傷

吏治之不如古爾應破題文有抑揚循良核實之能如何請繹

其說 循良之名何始乎唐虞三代之臣未嘗求為此

名也

發問循良二字從古者引起

核實之名何始乎唐虞三代之君

亦未嘗為此名也

又發問核實二字之名且不立何有於

應冒于循良核實之稱意

循

良之名核實之法其始昉於漢之時乎

總上循核歸漢之時

漢初

皆刀筆吏

前漢蕭曹傅贊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文景繼之

漢文帝景帝

又多

將相舊臣

前刑法志孝文將相皆舊功臣

至宣帝厲精為治而核實之

法始行於羣吏

魏相傳宣帝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

核實之法既行則

循良之吏始盛

發出本題核實四字

然則能之一字所以挈而

予之者

喝出能字

豈宣帝之君臣固能為唐虞三代之所不

能歟

應原起反難

曰非也

上應

後世之吏惟其多缺薄也而後

循良之名立

說出主意名字應冒于吏惟不能皆循良也而後循良者以能著

惟其多

虛誕也而後核實之法行

應冒于吏無循吏之實至使人主嚴為考核之法以察之

察吏之名非帝之所樂聞也

應冒于人亦豈樂聞此名哉意

吏而以循

良稱祇足以驗吏治之不古爾

應冒于傷吏治之不如古意

我思古

人

再說古者

百工惟時無循名也

書舉陶謨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九德咸事

無良稱也

同上九德咸事後人在官

宣慈惠和之才靖共正直之士

未嘗以一能自耀也

左文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宣慈惠和又詩靖共爾位又羔羊

詩在位皆節儉正直以上數句應冒故三載一考績

也而不聞其有綜核之名

書舜典三載考績

六計所以察吏也

而未嘗見其峻厲督責之意

禮天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以上數句應冒于其

任吏者有樂與之情而無嚴察之意想夫人而皆能也而皆循良也亦既

皆有其實矣而又何核之有

以上數句應冒于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

稱從我思古人起至此皆是思古

若夫後之為吏者則異於是

下是傷

今指宣帝時

以良吏為難能

喝出題上良字又見

以循理奉

法為無能

又喝出題上循字循吏傳序奉法循理之吏不矜功伐能百姓無稱

苟且取容

虛誕成習

本紀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又本紀元康二年詔曰增辭飾非如黃龍元年之詔則

曰務為欺謾皆是苟且虛誕之意

彼其鈞名飾譽於一時直謂可以欺

一世之耳目

同上元康詔云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君如宣帝其可欺乎

哉

以上數句應冒于後世吏習不美欺誕成風一段

此核實之法所以不見於

唐虞三代之世而見於帝厲精之日也

再提起唐虞三代繳歸宣帝身

上文有關鎖

或者不察猶謂帝之所以核實者失於繩束之

過嚴傷於刻畫之太甚

以核實二字作議論謂核似有繩束刻畫之意

風林無

寧翼急湍無縱鱗

借此二物為譬謂林有風則鳥翼不安寧水之急則魚鱗不放縱如刻核

之世無循良之吏二句用陳止齋文

以為未免作意震之而使整齊也

自此以上皆間說

抑豈知亦更有以自取之耳

歸本意惟吏不循良所以有待

人主之核實

漢至宣帝八葉矣承武昭之後

正入宣帝來講欺謾虛

偽之弊不少

謾音瞞見前注又王成偽增戶口

帝蓋深懲夫吏習之不

美也思所以苗耨而髮櫛之

淮兵略訓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

去吏之不實者如耨田苗梳頭髮

故自上計具文欺謾非實也

見下注

於是乎真偽相亂者不得不嚴為御史之按

宣本紀黃龍元年詔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御
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
自其用法飾

辭奏不如實也見下於是乎越職踰法者不得不詳於

二千石之戒同上元康二年夏詔今用法或持巧心增
辭飾非奏不如實二千石各察官屬或越

職踰法以取名職踰法以取名責平審於廷平非親細務也見下以刻

深無實者不容於不責也前刑法志宣帝下詔曰問者
吏用法巧文浸深決獄不當

朕甚傷之於是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考言行於守相非尚苛察也見

注以實不相應者不容於不考也前循吏傳序及拜刺
史守相輒親見問退

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吁此帝所以有精於核實

之稱也亦豈帝之本心哉

應冒于人主亦有精於察吏之稱人主亦豈樂聞此名哉

傳漢循吏者纔六人而宣帝之吏居其五

前漢循吏傳文翁王成黃

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共有六人只有文翁一人是文帝朝時人其餘五人皆宣帝朝時人元本謂傳漢循吏

十有一人誤也今改正作纔六人若後漢范曄作循吏傳却有十二人而宣帝之五人是前漢人不在其列

自常情觀之則以為漢世吏治之盛無出於此

循吏傳漢世良

吏於是為盛

帝之所望亦豈止是

核實非帝得已

向使忠厚長者人

皆龔遂也何必有治郡有聲之名

龔遂傳遂為人忠厚上以為渤海太守上

問以治狀遂對云云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外寬內明人皆黃霸也何

必有治為第一之名

黃霸傳霸以外寬內明得
史民心治為天下第一

廉平不

苛勤力有方人皆朱邑信臣也又何必有淑人君子為

民興利之名

朱邑傳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天子下詔
褒揚云云可謂淑人君子又召信臣傳信

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
上三段皆是反難應吏不必有名意

循良之名不立

則宣帝核吏之名亦且泯然矣夫豈有能不能之別耶

應冒子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
於核實之稱喝得能字響

惟其當時之吏不皆龔

黃朱召也則帝不可不嚴為考核之法也

總上四人歸
本意應冒子

不得不嚴為
考核之法

行考核之法而得所謂循良之吏

申上文
歸題意

吏有循良之能宣帝所以有精於吏能之稱

以上數句應冒子吏

惟不能皆循良也而後循良者以能著自向使下至此文有操縱

是意也惟陸宣公知

之

入本出處

迹其所言固所以美宣帝抑亦有感於後世吏

治之不古歟

結大講亦與冒子結處相照

雖然綜核名實君之責也

見前

總領衆職其大臣之責歟

魏相傳總領衆職甚稱上意未歸之大臣

吾觀魏相之輔相也

講魏相

精白一心以承休德

用賈山至言語

相亦可謂無負於帝矣

取魏相好

尚書副封則白去之守相

不實則奏斥之

魏相傳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又上書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一

時士精其能吏稱其職或者亦魏相總領之功也

宣帝紀贊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云云亦足以知吏稱其職又見前注論而至此則知

帝有循良核實之能而又知魏相總領衆職之能

見前注魏

相本出處無能字今添一能字似未穩然大體自好 謹論

前篇謂廉者乃古者吏治之常而真之名不聞今宣

帝舉廉吏而必得其真可以覘吏治之不古此篇謂

循良乃古者吏治之常而實之名不聞今宣帝舉能

吏而必核其實可以覘吏治之不古同出一機軸亦

與已集陳者卿漢世良吏為盛葉觀光漢吏廉平論
同意合而觀之可以觸類而長

推究源流格 與歐陽起鳴學者審其是論同意

世宗統一聖真

陸合

出處

前漢武帝叙傳世宗晁思弘祖業云云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

立說

謂聖道本無偽也惟漢承秦滅學之後道統不傳邪說紛起竊聖人之近似者以欺

世於是偽者始得以亂真武帝能體認於真偽近似之間而會斯道於分裂渙散之

後是之謂統一

批云

明白條暢不晦不深儘可為式

論曰道本無偽也

無偽字指真字謂聖人之道未有邪說之害何嘗有偽底由似是

欽定四庫全書

論學綱目

九十四

而非者得以偽勝竊聖人之近似者始得以偽亂真孟盡心惡似而非者而人主

會道之功始著矣武帝方出來統一聖人之道會字有統一意蓋偽不能以

亂真偽是邪說真是聖人之道惟似真而偽者得以惑之邪說似聖人之道而

非聖人之道方其始焉不過竊吾道之似及其終也乃至於

亂吾道之真始以邪說之偽終亂聖人之真於似是而非之中而揭其

所謂真者而尊尚之暗說世宗統一之功使昔之渙散者有所歸

說統字意向之分裂者有所據說一字意合其所以二而會其所

以一總說統一字則宗主斯道之功顧不偉歟應會道之功始著意漢

承秦者也

凡史論要早入題方推究得源流出

百氏興而正學微

包講中學申韓

蘇張之學者

真以偽奪其來蓋非一日

申韓蘇張之學皆聖人之道是以偽奪真

武帝乃能體認於真偽近似之間

入本題之主來應破題似是而非意

尊

經崇儒

武帝能表章六經尊崇儒術

會斯道於分裂渙散之後

說統一意

真者既明

聖人之道

偽者自息

申韓蘇張之學

班固以統一聖真歸

之信乎其能統一矣

揚史臣叙傳之說

世宗統一聖真請申其

說

嘗謂六經不言真

挑出真字說用前輩議

非不言真也

就翰一轉

道本無偽而真之名不得而加也

應破題道本無偽也

自朱紫混

淆而紫得以亂朱也於是天下無真色

語十七惡紫之奪朱也又孟盡

心惡紫恐其亂朱也注紫問色朱正色

自鄭雅雜奏而鄭得以亂雅也於

是天下無真樂

語十七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孟盡心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注鄭聲淫樂也樂

也正樂

自邪正並馳而邪得以亂正也於是天下無真學

以紫之亂朱鄭之亂雅比邪說之亂真

夫所以立夫真之名者正所以致

辨於毫芒疑似之間耳

應似是非之說

方良心同得於生民

稟賦之初

從原頭說來

而天理流行於愚夫愚婦日用常行

之際

中庸君子之道貴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人與道術相忘真之名固

不立也

既是無偽安有真之名應道本無偽

亦何待於統一之功哉

不必統一

是故精一執中堯舜之真傳

書大禹謨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中克己復禮孔顏之真意

語十二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一貫忠

恕參賜之真知

語四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惟云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子曰賜也

云云予一以貫之

是真之實固已潛通默會於君臣師友講明

授受之中

此一句指前真傳真意真知三樣人

而其名則泯於言辭之表

無真之名斯道之統渾然大全固如此

謂道在古昔渾然大全不待統一

不

幸而更春秋歷戰國

次第引來

諸子百家並建角立

說邪說抵

老莊為黃帝之學

前司馬遷傳六經

大道先黃老而後

許行

為神農之言

孟滕文公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墨氏祖於禹

謂墨氏兼愛本大禹

之心

莊子墨子稱道曰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如此

申韓祖於道德

史記老子傳申韓慘

刻少恩皆原

各以已見而求附於聖人之道

總上面數句觀

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

學韓文問其名則是究其行則非

知道之主孰

能致辨於近似之間哉

數子之學皆似是而非者

漢承秦絕學之後

入漢

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蓋所未遑

前陸賈傳賈時

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

逮至文景

文帝

又不過從

事於黃老申韓之術而已

黃帝老子好清靜申不害韓非學刑名後漢樊雋傳文

帝性好黃老

六經之道與百家並馳似是而非誰其辨之應破

題語

武帝臨位以來

正入武帝講題

道德性命之說固已稔聞於

親近儒生之頃

前董仲舒傳勉強行道大有功又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也

而偏見

詖論時亦間見捷出於諸子雜說之流

前藝文志建藏書之策及諸子

傳說皆充秘府

於斯時也使帝而辭其統一斯道之責而復以

安事詩書為家法

反說注見前

以清淨無為為治本

前食貨志孝文

清淨恭儉安養天下

以刑名慘刻為君德

前儒林傳序孝文好刑名之言

吾恐正

邪不分而真者終為偽所奪

應冒子真以偽奪之語

是漢初之舊

習猶存而吾道一綫之脈終無可續之時也

若邪說得行則聖真

終無純一之時

帝也

正說武帝將欲覺人心於斯道晦蝕之後可不

章六經於百家紛擾之餘哉

武帝贊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故知申

韓蘓張之學易以假真也則其言之亂國政者必為之

屏斥

武帝紀詔丞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言亂國政

請皆罷奏可

知諸子傳說之言易以亂真也則不在六藝之

科者必為之抑絕

董仲舒策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為諸子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
申公之授詩則召之
前申公傳申公事齊人浮

丘伯
授詩
孔安國之為經作傳則詔之
尚書序孔安國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以至徐生之頌河間之雅則莫不進之
東方朔傳嚴安徐樂等皆辨知

閻達溢於文辭又河間獻王傳采
古禮樂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凡諸儒平日之嚶孺

乎道真者皆是尊是尚
唐文藝傳嚶孺道真
合其二而

歸諸一
應胷子合其所以
天下學者始知六經之為真

矣
方知武帝統
一聖真之功
嗚呼
說餘
孔楹夢奠
記檀弓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
軻

死無傳
韓原道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是道一脈久冷於秦坑

煨燼之餘

書序及秦始皇焚書坑儒

垂絕於異端簧鼓之際

如黃老申韓蘇

張之徒皆

是異端 一旦揭斗柄於迷途

人惑異端今觀聖真是冥行者之見呈斗

曳

足音於空谷

聖真絕響今方聞之如空谷之聞足音莊子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聳然而喜矣

帝之有功於斯道豈淺淺哉

歸重武帝

雖然會此道之

真以淑夫人帝固可喜也

本論主意

全此心之真以用夫道

寧不有望於帝乎

欲武帝推行聖人之道

如其虛文徒示而實意

不存則雖真猶偽也

反說有是道而不能又何取其為真

當帝之世經

學大明儒術向風人莫不以為統一聖真之效

前儒林傳田蚡

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然觀其朝廷之上君臣之間

相與講論治道者考究當時君臣皆不能推行聖人之道非孔僅桑大夫

之功利前食貨志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貴幸言利析秋毫則趙禹張湯輩

刑名之學耳前趙禹傳武帝時為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法魯申公則罷

斥至邸前申公傳趙綰受詩申公綰請立明堂乃言師申公上使安車蒲輪迎申公至上問治亂之事

公對云云上見申公對默然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膠東相則擯棄於外董仲舒傳

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後公孫弘推之使為膠東相其所以關吾道之命

脈而為吾道之蠹賊者未見其能進此而退彼也蠹賊字出

毛詩害稼虫也

然則帝之所謂統一者毋乃躐其名而已乎

躐等

名取不然後之論者何以帝為好名之君

謂武帝有統一之名無統一之

實謹論

功
此篇言異端竊吾道之近似以亂其真必待統一之

後篇言異端竊吾道之近似以亂其是必待審察之

功

推究源流格 與前篇世宗統一聖真論同意

學者審其是

歐陽起鳴

出處

揚子學行篇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嗚呼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立說

是非之理常對立於天下非者不難辨似是而非者最難辨異端者流竊吾道之近似以欺時惑衆者非一此似是而非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批云

說正文明最利初學

論曰疑似之際

指異端竊吾之近似者

君子辨之衆人惑焉

辨有審字

意此三句是學蘊東坡作六一居士序夫是之與非常文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

對立於天下

把是與非對說

而瞭然於人心之天孰肯是其非

乎

人心皆曉然知是非之理

然而非者不難辨全然不是者不難審察

似是而

非者最難辨也

似吾道而非者須要審察立此三脚為一篇之綱

天下有大公

至正之理如是而非如是而是一定之理

謂是非有

關諸百世而

不慙質諸聖人而不悖此人心之公是也

此一等是是者不必辨

學中庸語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異端者流

此等之人最害

道竊取吾道之近似者而亦謂之是

此似是而非者如楊墨申韓之徒

以欺時惑衆者非一

孟子題辭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之言以欺時惑衆者非一

人

惟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則害道也弘矣

不察異端之似是而非者所以

害道孟盡心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二者蓋同謂之是

總上三段一非一是者

而所以為是則不同焉

一箇是真是一箇是似是非底所以不同

此學者

之所當深察而揚雄之所以力辨也

說審字此四句是學邵康有天下

者審其御論繳結處

學者審其是嗚呼人知非之為非孰知是之

為非乎

總繳是非二字

嘗謂邪不能以亂正而亂正者似正

而非正也

應下面似是非意

偽不能以亂真而亂真者假真而

非真也

應下面似是非意

非不能以亂是而亂乎是者其似是

而非者乎

應破題似

夫是非之在天下本不難辨也

接應

題是之與非常對立於天下

然有非是者有真是者有似是者

是非有此

三等豈可不辨

涇之不可以為涓杓之不可以為鑿此非是也

涇濁涓清杓圓鑿方

金堅而良玉美而粹此真是也

唐王勃傳宋之問之文如

良金玉無施不可

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虎

皮其似是者乎

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又見揚子云云 珉石也似玉而非玉

非是者不難辨

此一等是下流底人應非是一股

真是者不待辨

此一等是

吾儒之近應真是一股

而似是者不能辨愚者惑之智者亦惑之

不惟不肖者惑之賢者亦惑之君子可不辨之乎

此一等是

異端竊吾道之近似者不可不辨應似是非非一股應冒于君子辨之衆人惑焉

夫是者人心

天理之公昔帝今王之道也

此真揆諸心而當度諸理

而宜

是者只是當然之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愧者

也

中庸見

堯舜之官天下此是也三王之家天下此是

也

前蓋寬饒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

伊周之相天下孔孟

之師天下亦此是也

伊尹相成湯周公相成王孔子設教於春秋孟子設教於戰國

在

易謂之元

易乾卦大哉乾元坤卦至哉坤元

在書謂之皇極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

極其有在春秋謂之權衡文中子事君篇子謂淑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

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在禮記謂之中庸亦此是也禮記中庸伊川云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豈非人心之真是者乎以上皆是真者應真是者

不待辨異端者流竊取吾道之糠粃簧鼓時人之耳目應

子異端者一段佛老之道道德之名則是而虛無則非也

韓原道佛老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佛者虛無之學揚墨之仁義仁義之

名則是而為我兼愛則非也孟楊朱墨程之言盈天下

揚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云云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中庸之名則是而

小人之中庸則非也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忠信之名則是而鄉原之忠信則非也

孟盡心下萬章
曰一鄉皆稱原

人馬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
賊何哉曰云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至專門名

家各是其師之說諸子百篇各是其已之見

漢之諸
儒如此吾

以其說彼亦以其說吾之所謂是者如彼彼之所謂是

者如此

各以已
見為是

甚矣疑似之惑人也

應破疑
似二字

錙銖之失

尋丈之隔也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也

似是而非者
見周易繫辭

其

始也堯舜周孔之同門

此是真
是者

其終也桀跖楊墨之異

路

此是似是而非者

然則君子將何如哉

歸學者上來

嗚呼亦審此

而已矣

字歸審

內審諸心外審諸物靜審於夜氣清明之

始動審於感物遂通之時

連下四箇審字文勢通暢

察夫毫芒之義

利辨夫同行異情之天理人慾

審似是而非者朱文公云天理人慾同行異

情

得其真是而不惑於似是者然後可以語道矣

應主意似

是而非字

此子雲之所深憂也歟

叙出處

或曰是之不可不審

固矣然焉知其是而審之乎

設疑喚下意

人以為是我以為

非我以為是人以為非

一人各執一見焉知其真是之所在

是乎人則其

失流於苟同

以他人為是既不是

是乎已則其失流於自異

以是為是

亦不

學者將奚從乎

設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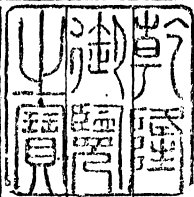
曰問

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見揚

子有此二句故生前一段議論

謹論



論學繩尺卷十